



孤軍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經濟絕交與經濟獨立 佛海

中國國稅的現狀與裁釐

加稅的必要 耀華

唯物史觀的真意義 佛海

經濟政策討論(十二續)

一 生產政策之社會主義 大風

二 國家資本主義的提倡 沫若

一 「寬恕」與「強忘」 臥雲

二 大家不要替外人張目 廷齡

三 實行國民戰的第一步 孤憤

四 用蜀災並勸蜀人 靈光

無錫兵災調查記 友惠

小到宜興去 沫若

讀者之聲 若愚

民國十四年八月出版

第三卷
第三期

南京圖書館藏

孤 軍 要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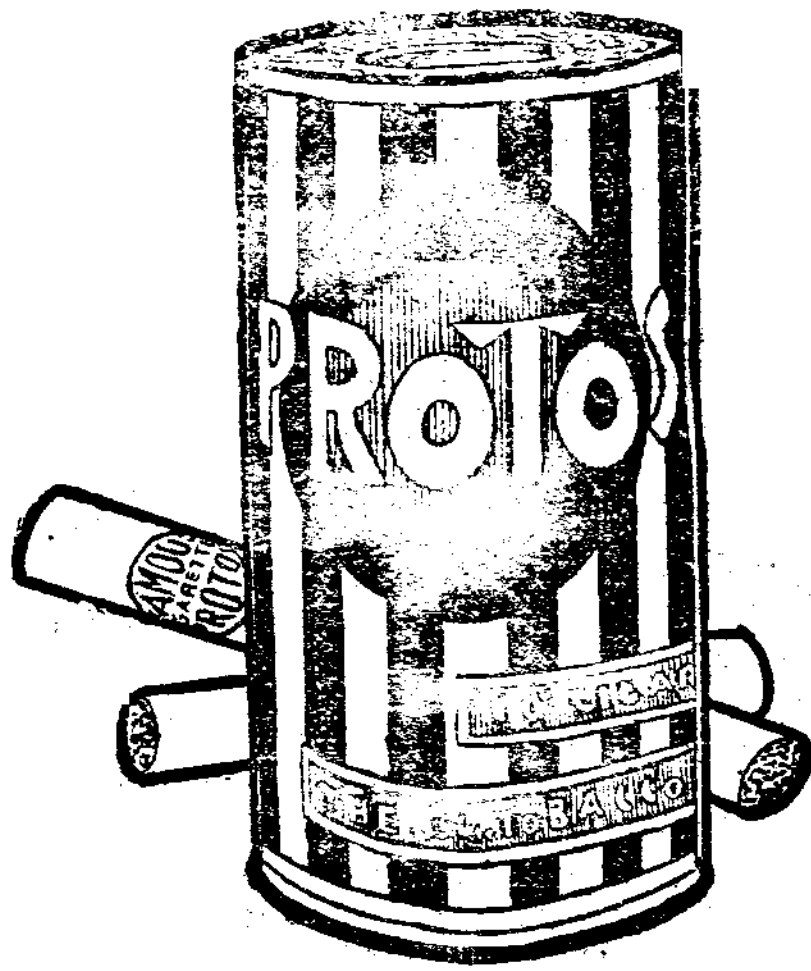
孤軍第二卷第十一期

| | |
|------------------|----|
| 國人快放棄「以毒攻毒」的政策 | 孟武 |
| 中國政治領袖的通性 | 哀蟬 |
| 帝國主義底性質之研究 | 樹芬 |
| 經濟政策討論（八續） | |
| 一 近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 | 首春 |
| 二 社會革命及社會政策 | 修鼎 |
| 短評 | |
| 一 孫中山先生死後的國民黨 | 孟武 |
| 二 評聯治派在北京活動 | 掖神 |
| 三 四百萬的日本兵要殺到中國來了 | 孤憤 |
| 四 問追悼孫中山先生的人們 | 孤一 |
| 五 宣傳與實行 | 武懿 |
| 小說 權威 | 全平 |

孤軍第二卷第十二期

| | |
|----------------------|----|
| 革命理論及革命方略 | 孟武 |
| 神聖的一票 | 尊法 |
| 討中國的知識階級 | 袁光 |
| 「五四運動」與段政府 | 壽康 |
| 經濟政策討論（九續） | |
| 一 評共產主義者的誤謬並論中國的經濟政策 | 靈光 |
| 二 中國的經濟政策 | 孟武 |
| 短評 | |
| 一 評中日文化協定 | 掖神 |
| 二 辱國喪權的金佛郎案之解決 | 亦民 |
| 三 評東南大學教授的「罷教」 | 壽康 |
| 四 「東大罷教」之一評 | 靈光 |
| 五 快打破段祺瑞的「有飯大家吃」主義 | 掖神 |
| 六 章士釗禁止學生紀念國恥 | 武懿 |
| 七 日本又提出八大條件來了 | 公毅 |
| 日本在滿州之政治設施 | 亦民 |
| 中國無線電報之外交關係 | 修鼎 |
| 小說 鄔營長 | 烈文 |
| 讀者之聲 | 恆選 |

請吸
百樂牌
香煙



上海友華煙草公司發行

孤軍特別啓事第十六

本誌自田泰東言局收回自行出版之後，凡介紹本誌之人，每介紹三份，本社均送介紹人一份。

孤軍特別啓事第十七

本誌近來增加「讀者之聲」一欄，希望讀者猛烈投稿，關於各種確實而有系統之調查，尤極歡迎，對於此項稿件，一經登載，當酌贈本誌若干期，以作微酬。

孤軍特別啓事第十八

本誌收回伊始，凡有廣告在本誌刊登者，當特別從廉以示優待。

★★★國民外交應具之國際常識★★★

國際關係 論鍾建閣譯一册 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著作家 Bryce 遊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主旨在消弭戰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見閱通文章爾雅，譯筆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萬國聯盟 盟周鯁生著一册 一元

本書詳述國際聯盟的經過，組織及活動情形，歷史與法理兼備，書末附錄漢譯及英法原文的聯盟規約，尤便研究者之參考。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二册 一元六角

本書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周鯁生 一册 二角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 一册 一元

大國際條約大全

本館編譯所 一册 一元六角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

刁敏謙 一册 一元五角

中國國際法論

王鼎 一册 六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愛國青年 (第六期目次)

寧波學生聯合會與愛國運動

軍閥摧殘愛國運動的開始(堅)使團意見的破裂與交涉的
前途(諒)對華國際會議與關稅會議之先聲(徵)英國工

潮之危機(諒)

反帝國主義的兩大潮流
愛國青年今後應為更進一步之運動

(瑄卿)
(景范)
(記者)

對於「火曜」護罵的總答(續二期) (宓汝卓) 英國概觀(未

完)(張曉峰) 上海會審公廨略說(續五期) (叔諒)

日美爭遠東航空權之感想(林時懋來稿)

對於本埠共產主義著的三歎(一唱)

公民常識
青年論壇
隨感錄
編輯餘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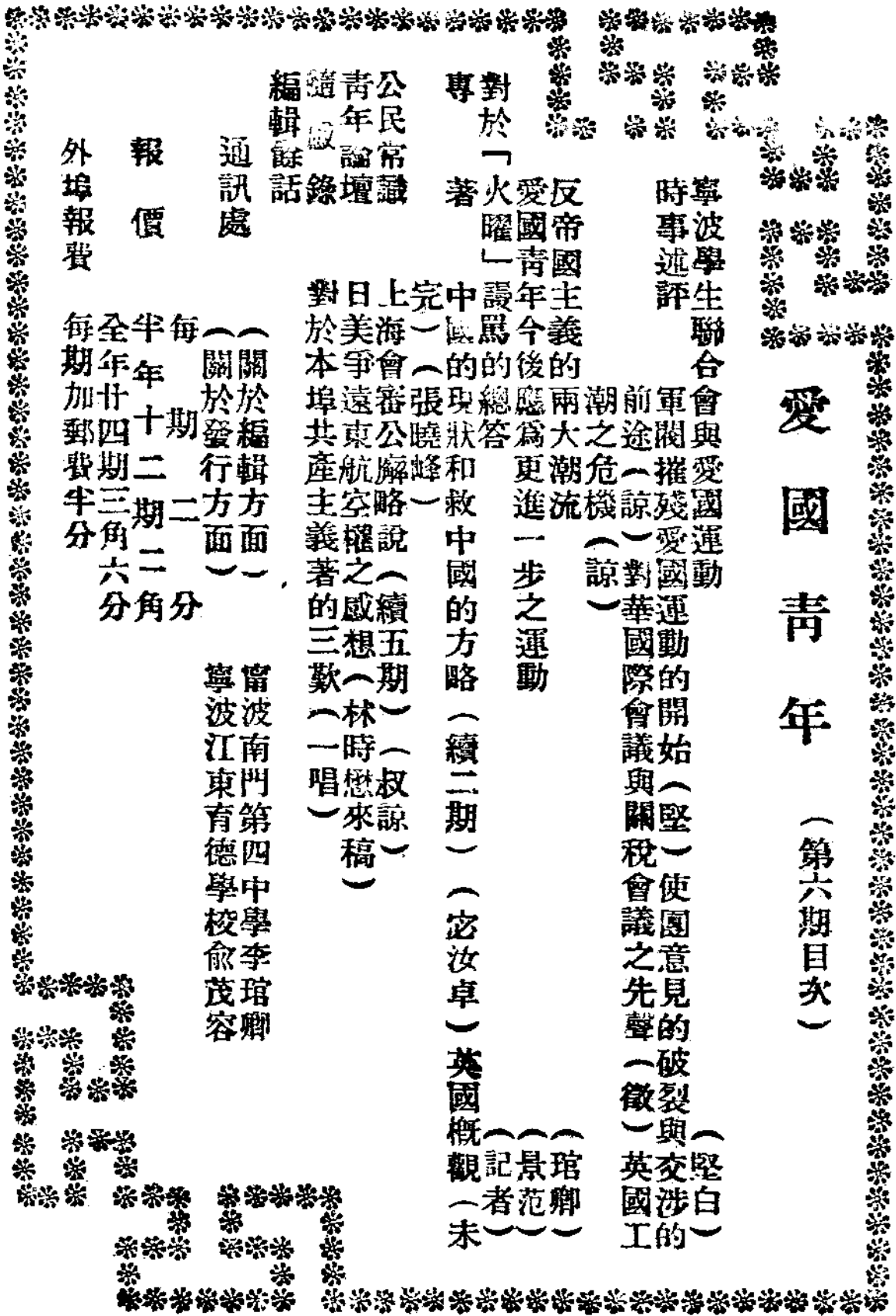
通訊處

甯波南門第四中學李瑄卿
甯波江東育德學校俞茂容

報價

外埠報費

(關於編輯方面)
(關於發行方面)
每半年十二期二分
全年廿四期三角六分
每期加郵費半分



孤軍第三卷第三期目錄

經濟絕交與經濟獨立……………佛海

中國關稅的現狀與裁釐加稅的必要……………耀華

唯物史觀的真意義……………佛海

經濟政策討論（十二續）

一．生產政策之社會主義……………大風

二．國家資本主義的提倡……………沫若

短評

一．「寬恕」與「強忘」……………臥雲

二．大家不要替外人張目……………延齡

三．實行國民戰的第一步……………孤憤

四· 弔蜀災并勗蜀人

靈光

無錫兵災調查記

友惠

到宜興去（小說）

沫若

讀者之聲

一· 「好鐵莫打釘好漢莫當兵」——這是推倒軍閥的宣傳話；

步雲亭

二· 我們的革命工夫不可再緩了

若愚

經濟絕交與經濟獨立

周佛海

在經濟組織將由國民的進化到世界的今日，在國際分工發達的今日，一國的經濟，要完全而絕對的獨立，本屬不可能且不利的事。在產業落後，差不多國民日用必需品都須仰給外國的中國，要圖完全的經濟獨立，也非嗟咄之聞可辦到。然而主要的基本產業，若不速圖獨立，則經濟上將為人的隸屬。人家不須堅甲利兵，只要一對華經濟絕交，已足以制我們的死命而有餘。這種經濟獨立的必要，本為顛撲不破而自明的真理。但是平日國人偷安性成，不知未雨綢繆，一定要到華洋經濟交易斷絕的時候，纔感到切身的痛苦。所以這次對英經濟絕交，無論實際上能否與對方以多大的打擊，而國人如能由此感覺經濟隸屬的痛苦，速謀經濟獨立之完成，即此一點，已有充分的價值了。

經濟獨立和經濟絕交的關係，可由兩方面觀察。第一，在經濟沒有獨立之先，要行完全的經濟絕交，差不多不可能，即能一時勉強，也不能持久。因為經濟生活，是人類生活的實質。衣食住行，一天都不能缺少。如果衣食住行的全部或大部仰給于敵人，而又與敵人經濟絕交，就無異于自殺。一

定要基本產業，能够獨立，衣食任行，不仰給外人，經濟絕交，才能與敵人以打擊，而自身不感受痛苦。所以經濟獨立，乃是經濟絕交的前提條件。但是另一方面，客觀上平時雖然經濟隸屬外人，而國人安常習故，主觀上決不感覺經濟隸屬的危險。知識在水平線以下的人，只圖目前小利小益的人，只要經濟的慾望能够滿足，決不管這種滿足是中國自己給與的，或外國供給的。本來只要慾望能够滿足，滿足的來源在中國或外國，確實沒有甚麼差異。在這種狀態之下，國人決不感覺經濟隸屬的痛苦，和經濟獨立的必要。一定要等到華洋經濟交易斷絕，或我對人經濟絕交，或人對我經濟絕交，然後才知道經濟生活，仰給外人，在平時固不感覺直接的痛苦，一到有事的時候，就不能不束手待斃了。有了這種覺悟，才知道經濟獨立之可貴。所以經濟絕交是促成經濟獨立的原因。

總而言之：經濟絕交和經濟獨立，是相輔而成的。沒有經濟獨立，不能完成經濟絕交，沒有經濟絕交，不能促成經濟獨立。現在且舉最近淺而易見的事實來證明。

交通是國家的命脈，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航行中國沿海沿江的船舶，據調查英船占百分之六十，日船占百分之三十，其餘各國的占百分之五六，中國自占百分之四五。中國的水運，

已完全隸屬外人，事實已替我們證明了。然而平時國人決不以此為痛苦，為危險。只要有船給他坐，只要有船給他運貨，太古的船也好，怡和的也好，大阪的也好，戴生昌的也好，都是一樣，他們何必定要招商的。而且中國資本家只知道自己賺錢，還管甚麼國家的產業！招商的股東，也不出這個公例。旅客的招待，貨物的保管，都不及外人辦的。所以不單是國人對於船舶，不分中外，而且招商替太古怡和等招徠生意。國人平日這樣苟且偷安，怎樣會感覺本國發展航業的必要！到了現在海員罷工，英日船舶停駛以來，就是眼光近視的資本家，知識幼稚的人民，也會要感覺招商局的船少，中國的招商局少了。漢口在上海定的貨，堆滬不能運漢，漢口的貨，不能運滬，房艙當作官艙，統艙當作房艙；如果招商局多有幾條輪船，如果中國多有幾個招商局，這種現象，是否可不發生，這種痛苦，是否可以免掉？所以在經濟絕交之中，國人就會感覺交通獨立的必要。同時交通不獨立，經濟絕交的大陣，也要崩壞一角。

中國通商口岸的貨棧，雖然沒有確實的統計，然而大部分由外人經營，却可斷言。平日商家寄貨出貨，無論貨棧是華辦洋辦，都沒有多大的不同。所以華辦貨棧，是否發達，似乎和華商沒有直接關係，而華商對於這一方面，也不感覺甚麼痛苦。五卅事生，碼頭工人罷工，貨棧停閉，華商貨物大

都寄存外棧。存貨不出，于是大起恐慌，而發生所謂「出貨運動」。如果平日華辦貨棧發達，怎會有這種痛苦？從這一方面着想，至少也有一部人感覺經濟獨立的必要。

中國煤炭的埋藏量雖然豐富，而實際却不能自給自足。上海每年所用之煤，百分之七十五由日本供給。日人一取消供給合同，上海燃料，就要發生嚴重的問題。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不對人經濟絕交，人對我經濟絕交，都可制我們的死命。上海工部局停供電力，尤為外人對我經濟絕交的實例。閩北雖有水電廠，而水電廠本身還要仰給電力于租界，其他華界各工廠，自然更不必言了。這次電力的供給一經停止，僅是紗廠，已停工十三家。經濟隸屬的危險，即此已可以充分證明。

此外如香港之封鎖廣州，也是外人以經濟困我的實例。這些事實，舉不勝舉，我們只要稍為留心中國的經濟關係，就可充分看出以上所舉的，不過是最近發生的事實罷了。

從上述幾件事實，我們就可知經濟獨立沒有完成，經濟絕交沒有充分的效果。但是同時我們要知道，如不經濟絕交，則國人永不感覺經濟獨立的必要。由經濟絕交進而圖經濟獨立。此次運動，才有意義。如果只行一時的經濟絕交，而不顧永久的經濟獨立，我們也就可趕快放手不做了。

然則經濟如何才能獨立？第一不待說是要發展重要的產業。然而發展產業以圖經濟獨立，一定

要有注。目。于。國。家。全。體。的。全。部。計。劃，分。着。產。業。的。先。後。緩。急，循。序。進。行，才。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如
 果任私人以營利為目的，無組織無計劃的零碎舉行，即使產業能夠發展，而國民經濟上的先後
 緩急就會紊亂，（國民經濟上重要的產業，未見得都于個人企業家有利）最大限度，也不過得
 個產業之跛行的發展罷了。（經濟上需給的自然法則，實際上難使產業的發展均衡）所以
 要圖經濟獨立，須由國家立全部的計劃，而要國家盡這個使命，就要一個清明的政府。那末，經濟問
 題，又不能離開政治問題而單獨解決了。

◎道路月刊◎

第十四卷 要目 八月 出版
 第二號 十五

| | | | |
|-----------------------|-----|---------------|------|
| 對於英工部局越界築路之調查及所擬制止之方法 | 沈恕階 | 自動車輸運 | 潘紹憲 |
| 援丁築路運動之經過 | 陸傑夫 | 慘案發生後交通界應有之覺悟 | 黃篤植 |
| 潭寶長途汽車試辦之感想 | 顧在堃 | 普設全台公路之我見 | 余懷德 |
| 最新公園建築法 | 趙祖康 | 道路發刊序 | 唐繼堯 |
| 馬克達路 | 張鍾山 | 最新公園建築法序 | 馬繼堯 |
| 中國近年汽車所用揮發油之輸入量 | 徐文台 | 舊地重臨（小說） | 文蕙女士 |
| 道路及開車章程 | 徐文台 | 道路與中國 | 蕭楷譯 |

每月一册 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

▲其餘子目未備載

▼

現代評論 第二卷 第三十四期

時事短評

內亂與民生…………… 壬

江蘇學閥與東大…………… 文

日本在華的紗業…………… 壬

英國的工潮…………… 皓

經濟抵抗的意義範圍及手段…………… 劉光一

太古時代的中國…………… 寄 蜚

再見（小說）…………… 叔 華

明生雜談

英人侵略雲南的實況（通信）…………… 楊立賢

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 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

醒獅週報 第四十三期

外交上守勢與攻勢（會琦）日本人心勞

日拙（界民）章士釗之失言（愚公）國

防與外交序言（會琦）古樹國家主義之

歷史觀原序（程中行譯）外患聲中共產

黨摧殘愛國派之鐵證（摘奸）附錄共產

黨攻擊醒獅之言論。少年中國學會第五

屆南京大會對於時局之宣言。中國教育

界與教會學校退學生（唐際清）中英關

係年表（舜生）德法兩國共產黨人最近

的妥協（張子柱）紳商階級之妥協性（胡

端縵）一個熱烈的愛護祖國者（會解）

文藝（界民）問蘇俄的走狗（諤）

上海 民智書局

代售 泰東圖書局

海 處 北四川路出版合作社

尚文門尚文書店

中國關稅的現狀及裁釐加稅的必要

資耀華

一 關稅的本質與要件

當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宜先考察關稅的本質與要件；再參照我國現在的關稅制度。是否是正常狀態，是否急宜改正。現在我們可分兩方面來考察。

甲 經濟上的考察

1. 關稅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在國家二字這個障壁沒有撤退的現代。一國內的萬般行動處置，總不外下述兩個大目的；即一則國家自存的目的，一則國家發達的目的；不發達則不能自存。不求自存則不能發達；兩者相依為命，互相關連，原不可分離的。今從其概念上的區別，分述於下。

何謂國家自存的目的？即國家須保存其存在，若有妨害國家存在的障礙物，則國家須極力防禦之。而妨害國家的存在者，外則有外憂，內則有內患；所以國家既須極力防禦外敵，內則又須防止內亂；因此不能不有威力的必要，是為威力目的（Machtzweck）其主要的，即為陸海軍的組

織。國家爲自存起見，威力之外，又須有法律之制定及運用，是爲法律目的（*Rechtswert*）而法律之制定，即所謂立法，法律之運用，即所謂行政。法律目的，多在國內，然國外亦有，例如國際的外交領事等是。欲實行法律，須有兵力；欲達威力的目的，又須有法律。是威力目的與法律目的，二者互相爲用，缺一不可。

何謂國家發達的目的？即增進國民福利的目的（*Wohlfahrtszweck*）與增進文化的文化目的（*Kulturzweck*）即一則增進國民物質的發達；一則增進精神的發達。前者即所謂經濟行政，後者即所謂教育行政。

從上面所述的看起來，國家因求保全與發達，所以有威力目的、法律目的、福利目的、文化目的。國家即循此等目的而行政。然行政須有經費，因此就有所謂憲法費、政務費、財務費的發生。而此等經費的出處，則不得不取諸全國的租稅。然國內的租稅，直接課諸國民，若非萬不得已時，總宜以輕簡爲要。至於關稅，則既屬取諸外人，對於本國民亦屬間接；因此不防多徵。所以關稅乃一種最良的租稅。現在各國皆極力求增加關稅的收入，以達其自存與發達的二目的。關稅收入若多，則國家既可以保全而發達，國內人民亦可減少租稅的負擔；關稅收入若少，則爲國家自己保存與

發達起見，勢不得不增加國內人民的租稅負擔。不然，則一國的財政必不能維持。是可見關稅與國家財政有密切的關係了。

2. 關稅與產業保護的關係

關稅除上述可以使國家財政豐裕外，還有一個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護本國產業。元來國際貿易，雖曰起於國際分業；然實際與內國商業稍異其趣，乃為國民間生存競爭的一種戰爭形態。戰術的要件，在使自己的領土不被侵掠不為人家佔領，進而侵掠敵人的領土佔據敵人的領土；商戰的要件亦然，防止外國品的侵入，振興內國的產業，排斥外國品，進而到國際市場上與外國產業爭勝負，而防止外國品之侵入及保護本國的產業；則惟藉力於關稅。所以世界各國，莫不把關稅的城壁，築的很高。世界大戰後，此種傾向更甚，這是因為世界大戰時，海口被封鎖，前日仰給於外國的東西，不能輸入，國民需要不能滿足，大受苦痛；所以戰後各國皆注意今後謀自給自足的方法，採取保護關稅制度；一則增加收入，以補償前日所受戰爭的損失，一則保護本國的產業，以作經濟戰爭的準備。這也是國家二字這個概念存在一天，就一天當採取這種政策。不然，弱肉強食，就漸漸降為外人的經濟奴婢。

乙 政治上的考察

1. 關稅主權之不可侵犯

如前所述，關稅與一國的財政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關稅的主權，須握在本國政府的手裏與財政一樣。一國財政，斷不可為外人所左右，所以一國的關稅，也斷不可為外人所掌握。假使關稅徵收權，握在外人手裏，那末，國家財政的一部分，已為外人所左右，既不能自由伸縮，以達到增加收入與保護產業的目的；且國家要素的主權，亦很有影響。試看世界各國，沒有關稅是由外人掌管的；有則惟有我中國，這確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大污點。

2. 關稅制度當求簡單與統一

關稅行政，最要則在簡單與統一。若行政複雜，則既不便於徵收，亦不便於彼此貿收，手續煩難，耗費必多。若行政不統一，則彼此各行其是，一國的產業政策，既不能確立；且其中弄巧舞弊，偷運私吞的違法行為，因而叢生，中央無從管轄；所以試看世界關稅發達的沿革，始則為市場稅，漸次則為入市稅，由此再變為關稅而關稅成立時，又大概初則以輸出稅為重心，通過稅次之，輸入稅又其次。其後國民經濟發達，生產技術進步；於是對於國內的商品，有所謂生產課稅法，因此間接稅

的體系，由外面的關稅與內地的生產課稅（消費稅）兩種所組織，成立租稅單純化的趨勢；因此行政既統一，徵收復便利，耗費小而收入多。一國的產業政策，得以確立。

〔註〕 以上見小川鄉太郎博士所著財政學及租稅總論。

二 中國關稅之變態

如前項所述，關稅的要件與本質，大致已明。今試看我國的關稅制度，則純與前面所述大異其趣，乃屬一種變態。即我國制度既已複雜且關稅主權悉握於外人的手中。管理關稅的稅關，大別之則有海關（Maritime custom）常關（Native custom）釐金局（Likin Barrien）海關為中外通商，設立於開港場及各商埠的國境關稅；管理五十里以內的常關。其徵收權悉為外人所掌握。常關為中國古來固有的內地關稅，設於各通商要地，純屬一種通過稅。在五十里以內者，方為中國官吏管理。

釐金創於清咸豐三年。當時因太平天國起義，國庫空虛，不得已從權宜辦法；對於國內的通過貨，徵收關稅。其徵收權則握於各地方官吏之手。

再看海關稅之各種稅目，則又如下。

進口稅。我國的輸入稅，以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為標準；為國際間的協定稅率。對於主要的輸出入貨物，概屬從價五分，或以從價五分為標準的從量稅，國定稅率，毫不存在。

出口稅。以從價五分為標準的從量稅及從價稅。為一五五八年中英協約所規定。輸出稅表中未登載者，依同種貨物的稅率；輸出入稅表中皆未登載者，若不是無稅品，則依從價五分稅率。

船鈔。船鈔即所謂噸稅，對於往來外國航路及中國沿岸航路的內外商船，進入各商港時，百五十噸以上者課以每噸四分的稅率，五十噸以下者，一噸一分。旅客行李書信等所使用的船舶，則概不得課。

沿岸貿易稅。各船舶由此開港商埠至彼開港商埠，搬運中國本國貨物時，則又課以此稅；有稅品則課以輸出稅的二分之一；無稅品則課以從價二分半。即中國本國國產。搬運各國各地時，雖已納了輸出稅，更課以沿岸貿易稅。反之輸入外品，或外國人買的中國貨物輸出海外時，在中國各沿岸通過時，却不許課稅。

子口稅。輸入外國品，搬運至內地時，先納正稅的二分之一，即可免除國內一切的通過稅。中國

貨物，則不能享此種權利，因此國貨絕對不能與外貨競爭。

邊境輸出入稅。此乃對於陸路貿易所課的稅，比一般海關稅率輕。一九一三年中日兩國協定，對於日本的貨物更比一般輸入稅輕。

港灣及水路改修稅。此乃上海、天津、芝罘、牛莊等海關，對於各船舶及輸出入貨的特別課稅；以作港灣及水路改修的費用。

釐金。釐金的種類極多，範圍很大，略舉之則有統捐、銷產捐、認捐、包捐、落地捐、餉捐、山海捐。全國關卡林立，一任各地方官吏作威作福，苛刻商人。所得的收入，經收入飽了大部分。政府實收很少。此種稅制，既不合乎經濟上的原則，更有損國民的道德；而受害又惟有中國商人。外國商人因有子口稅，所以在內到處橫馳。這樣的稅制，真所謂有百弊而無一利。

三 裁釐加稅的必要

如上所述，中國關稅既為國際所協定，稅制又極其煩雜，徵收權又握在外人手裏；所以據海關累年收入的比率，一八六四年總收入率若為100，至一九二二年則祇增至80，而同期間的輸出入總額，則增加至於一五九四，八。所以輸出入貿易總額，雖增至十六倍，而海關收入則僅增至

八倍。關稅收入的增加率這樣小，不但足以證明中國貿易的不發達，亦可知中國關稅制度的現狀殊屬可憐。這就是因為中國第一沒有關稅自主權；外部關稅，固不必說，即內郭關稅亦大部分為國際條約所限制，稅率極低。海關收入，不但比各國小，且不能應國際貿易的發達而增加。所以中國要想關稅收入增加，就非速打破這種關稅現狀不可。本年十月，特別關稅會議，將要開了；但這種會議，都是鬼鬼祟祟的勾當。若我國民不極力作後援，是決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我最盼望全國也同對此次南京路事件的態度一樣，舉國憤起，作政府後援，撤廢各種有害的輸出稅釐金稅及內部關稅，收回關稅主權，增加稅率，詳訂稅表。這是很切要的事，不然，各外國是決不會願把我國海關稅率增加的。全國同胞，其速奮起！

民國十四年七月三號書於日本京都

唯物史觀的真意義

(在國立廣東大學法科講演)

周海佛

唯物史觀，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指南針，但是關於唯物史觀，却有不少的誤解和曲解。本篇的目的，一面在解釋唯物史觀，一面將對於他的疑慮，加以說明。

關於唯物史觀，馬克斯沒有統系的著作，不過斷片的散見於其各著之中，稍有組織的敘述，還算他在一八五九年所出版之「經濟學評論」(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之中所述的一節。以後論唯物史觀的人，主要以此為標準。然而因為馬克斯自身，除掉這兩頁單簡而含蓄的敘述以外，別無組織的，詳細的說明，所以以後關於唯物史觀，就生出了許多誤解和曲解。我們因免除誤會起見，於說明唯物史觀之前，先說明唯物史觀中所謂的「物」和「史」是指甚麼而言的。

唯物史觀，是以物質說明歷史變遷的原因。所謂物質，就是對待精神而言；就是說歷史變遷的原因，不能求之精神方面。然而物質一語含義甚廣，其中究指甚麼而言？物質一語，包含地理、氣候、人種、土壤、出產、經濟狀態……等要素。但是唯物史觀之所謂物質只就經濟狀態而言。就是說歷史

變遷的原因，須求之於經濟狀態。然則唯物史觀，何不叫做經濟史觀？考茨基（Kautsky）說得好：「……馬克斯和恩格爾，以他們不肯改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為社會黨宣言（The Socialist Manifesto）的同一理由，還是固執「唯物史觀」這個名詞。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裏面，包含有基督教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等雜物；同樣若把我們的新唯物論改為一元論（Monism）批評哲學（Criticism）現實哲學（Realism）就要把對抗有產階級的意義除去。若叫做唯物論，就是自戰勝基督教以來，常為反抗暴力的戰鬥哲學。只因爲這個原因，所以現在的權力階級有產者，嫌惡這個名詞；又只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平民哲學的學徒，才自始至終，固執這個名詞。」（論理與唯物史觀第五章第一節）馬克斯不肯放棄「唯物」這個名詞的理由，我們於此就可知道了。

唯觀史觀，據以說明歷史的，何以於諸種物質的要素之中，單採經濟？因爲唯物史觀，不單說明歷史中某一社會所據以構成的基礎，并說明該社會之何以發生，何以消滅——歷史發展的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唯物史觀，不單闡明歷史之靜的法則（Static law）并闡明其動的法則（Dynamic law）就是說明甚麼要素，使歷史運動（Move）發展（Develop）和前進（Pro-

Press) 這種要素，既要使廣史運動，發展，和前進。他自己就不能不是可運動，能發達，能前進的了。然而各種物質的要素之中，除經濟狀態以外，其餘比較是靜止的。(Stationary) 例如地理的位置，氣候的寒暖，土壤的性質，差不多沒有多大的變化。所以這些要素只能說明一地域與別地域的人類不同的狀態，(Condition) 而不能說明從一時期到別時期的人類進步。(Progression) 這就是唯物史觀，以經濟的要素 (Economic factor) 為歷史變動的唯要素 (The factor) 的理由了。

然則經濟的要素又指甚麼而言？有些人以為是經濟的利害。(Economic interest) 據他們的意見，以為唯物史觀主張人類的一切行動，都是由經濟的利害而決定的；就是其行為足以構成歷史的內容的偉人，也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所以他們的利己心，就是歷史的動力。照這樣解釋唯物史觀的人，就不能不反對唯物史觀。他們以為人類并不完全是這樣卑劣的人類的胸中，還有更為高尚的感情。這些高尚的感情，也能決定人類的行為，不單是經濟的利害，才有這種力量。所以唯物史觀實在不對。其實他們誤解了萬分。唯物史觀只是性重的經濟的要素，不是經濟的利害。

有又些人以爲經濟的要素，是說的個人的經濟狀態（Economic condition）原來各個人乃是境遇的產物，他的思想，是隨着外部的變動而變化的。所以個人的經濟的狀態，決定歷史的進行。然而這種解釋，結果就要離開唯物史物，而爲精神史觀了。就是歷史的進行，完全由人類的思想來決定。人類有高尙的思想，有下劣的思想，因之有高尙的行爲，或下劣的行爲，那末，他們既可善「造」歷史，也可惡「造」歷史。不待說，行爲的本原——思想，是以當事者的生活狀況爲基礎的；然而這個生活狀態，全繫於無數的偶然事件。例如在千鈞一髮的瞬間，如偶然繼承了巨萬之富，就對於歷史的進行，有很大影響。這就達到種精神史觀同樣的矛盾，所以唯物史觀所指經濟的要素，不是個人的經濟狀態。

唯物史觀用以說明歷史變遷的經濟的要素，是生產力（Produktionskraft）生產力，就是製出我們生活所必需的資料的可能性。生產力這種東西，因爲人類的增殖日繁，慾望愈多，所以常常發展。他的發展，就足以引起歷史的前進。因之歷史發展的最後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社會的生產力（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skraft）

唯物史觀以生產力來說明的歷史是甚麼？從來的歷史，都不過記載偉人的豐功偉蹟，以及一切

事件。博爾哈德（Borchardt）說我們幼時最有趣味的授課時間，就是歷史時間。然則「我們在這些歷史時間所學的是甚麼？試回想一下看。幼時最初知道歷史的時候，歷史就是關於陵墓好奇的感情的戰爭及吵鬧的逸話，或者是關於神、半神及人類的大事件。以後即使脫出逸話的範圍，而開始真正的歷史，但是長久之間，差不多只是戰爭，出師，戰鬥，和武功。於是所謂「政治史」又來了，而且逐年漸次占重要位置……然而在政治史中，也不過只知道偉大的政治家，宰相，大臣，外交官的功績……就是能夠學「文化史」的人，也不過只知道甚麼藝術家，製作了甚麼彫像，建築，繪畫，戲曲，或樂器，甚麼學者，著了甚麼書，完成了甚麼研究。」他又道：「我們從幼時以來所受的教育，都以爲所謂歷史，不外是關於戰爭，立法，發明，發見，以及其餘的一切事件。不待說，沒有人說這些事件不是屬於歷史的。但是僅只這些事件，果足以組織歷史的全內容嗎？此外沒有屬於歷史的東西嗎？」（詳見Julian Borchardt,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Kapitel I and IV.）從來所謂的歷史，大都是由個個的事件組成。但是唯物史觀所說明，却不是這些歷史上個個事件。項羽何以敗於烏江，拿破崙何以敗於滑鐵爐，辛亥革命，何以發生於武昌，像這樣的事件，絕不能以社會的生產力來說明。原來個個事件，絕不能一般的「說明」。

因爲所謂「說明」就是探求原因，詳細說，就是表示某種過程，何以發生，何以創造，以及何以成就。但是某種過程的原因，怎樣才能闡明？不待說，最初就是觀察。但是某種過程，不僅觀察一次，只要重新發生，須每次觀察，十回百回，以至於千回。觀察者特別須注意的，就是某種過程發生時的附隨的事項。這不待說是千差萬別的：就是同一過程，有時附隨甲種事項，有時又附隨乙種事項。但是研究者第一須注意同一過程每次發生時，常必然反復附隨的事項；第二須確定在每次反復發生的附隨事項之下，是否能發生同樣的過程。照這樣，既然發見了每次反復隨伴的事項，就可結論將來如果發現這種事項，前面所謂的某種過程，就會重新發生。而這些隨伴的事項的總體，就叫做「原因」。

總之：所謂「說明」既然是在反復發生的過程中，搜出反復附隨的事項，而以之爲該過程的原因，那末，不會重複發生的個個的過程，自然就不能「一般的」說明了。然而向來所謂的歷史，就是具有這種性質的個個事件。項羽敗於烏江，拿破崙敗於滑鐵爐，辛亥革命發生於武昌，是不會反復發生數次的，只不過偶然發生一次罷了。他們偶然發生，自然有他們偶然發生的特別原因，然而却不能立定一個「法則」一般的來說明。所以唯物史觀，并不是以社會生產力爲共通的

原因，而說明歷史上的種種事件。然則唯物史觀所說明的歷史是甚麼？就是社會狀態及社會變革。僅以個個之事件為歷史的內容，實屬不當。社會變革，也是歷史的內容。而且他比較個個事件，更為重要。第一，他是促動一切個個事件以及這些事件之所以表現的舞臺的原動力；第二，就其直接影響說，也比種種事件，更深而廣。況且種種事件，只會偶然發一次，不能使研究者於個別性之中，探求普通性。而社會變革，則各時代，各地域，常常反復發生，使人能於反復發生的同一過程中，探求共同的原因，或普通的「法則」。

現在就社會變革一語，略加說明，各國民在各時代，都是生活於一定的「社會秩序」之中的：……有時社會內各份子，互相平等，有平等的權利，維持平等的生活狀況，而保持所謂平等的「社會地位」；……有時一國民的內部，分為種種階級，例如富人與窮人，貴族與平民……；有時一國民之內，只能存在兩個階級，有時又有三個或三個以上。而這些階級的相互的社會地位，也有頗近於平等的，也有多少不平等的。一定的國民，在一定的時代，生活於其下的一定的階級秩序，就叫做該國民的「社會狀態」。這個社會狀態變動的時候，例如新階級成立，參入從來的階級之間，或從來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生了變動，又或一階級得了新權利，新權力，而別階級的本有權利，或受

制限，或全喪失的時候，我們就叫做社會變革。（見博爾哈德的史的唯物論第四章）

總而言之：唯物史觀是說明社會組織及其反映而成的社會思想何以成立，何以變遷。所以唯物史觀，可以分做兩部分：一為社會組織及社會思想之靜的考察，一為社會組織及社會思想之動的考察。（河上肇「唯物史觀研究」一七頁）然而馬克斯他自己所注重的，似乎在研究歷史之動的法則，（*Dynamic law*）就是研究事物何以發展，何以變遷。（見 Beer,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P. 66）我們先述靜的考察，次述動的說明。

唯物史觀說明社會構造的基礎在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又是應適生產力的一個社會內的政治，法律經濟等制度和社會內所流行的思想——宗教道德哲學藝術——都是適應着生產關係而構成的。生產關係，就是生產社會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人們相互結成的關係。例如中世工主對工匠的關係，近世資本家對勞動者關係，生產關係之中，又包含有分配關係。就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之下，所生產的物資，一定有適應這種生產關係的方法來分配。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是一物的表裏。兩者結合起來，就成為經濟組織。因之經濟組織，是應着生產關係而構造的。然而法律，政治的構造，又是表現經濟組織的。詳細說：經濟組織，是社會生活的實質；政治法律，是表現

這個實質於形式的。在古代共產社會之下，法律禁止私有財產；自經濟上發生了私有財產以來，法律遂由禁止私有財產，一變而為保護私有財產了。在奴隸生產制度之下，直接從事肉體勞動的人，沒有政治上的獨立自由；到了近代工廠生產之下，他們在政治上遂能獨立自由了。一切政治法律等生活形式，都照這樣應着經濟的生活實質而定。所以社會全體的構造，不是由人類任意創造的，人類做得到的，只是順着物質的基礎所生成的傾向或潮流，加以促成或執行罷了。蔑視物質基礎的任何理想，沒有實現的可能。

次就社會思想論，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內的社會思想，不是憑空而下，乃是反映當時的社會實際生活的。他的來源，一方面直接來自經濟生活，一方面間接來自立於經濟上面的政治法律。政治法律，把實際的經濟生活，表現為形式；社會思想，把實質的經濟生活和形式的法律政治，抽象為思想。道德，宗教，……等，并不是幾個大倫理家，大宗教家隨意創造的。達爾文派的生存競爭說，并不能產出個人間的自由競爭，國際間的弱肉強食。乃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和國際間的弱肉強食，才產出道德上的生存競爭說。就宗教說：自羅馬瓦解，封建制度成立以來，人類社會生活，分出許多層次。上自皇帝，王，侯，下至農奴，宛如一梯。而本為共產組織的耶教教會，就變為上有法皇，大

僧正，僧正下有普通僧侶的階級組織；本爲一神教的耶教，也變爲多神教，而分有神父，神子，精靈，天使，甚至於墮落的天使及惡魔了。（哥爾特「唯物史觀解說」第十章第四節）以上專就道德及宗教而言，其餘如哲學，藝術，習慣，亦莫不然。總之：社會思想，是反映社會生活的。因之，經濟組織怎樣，社會思想亦必怎樣。異教和耶教，舊教和新教，國民神和宇宙神，唯物論和唯心論，實在論和唯名論等宗教哲學，無論是怎樣抽象的，怎樣形而上的，怎樣和實際生活及物質生產隔得遠的，究其極，總可以經過幾重中間階級，而溯到社會的經濟基礎。（Beer, Op. Cit. P. 74）

社會構造及社會思想，是適應生產關係的，而生產關係，却適應生產力，所以推及最後，生產力，乃是社會構造及社會思想的基礎。

次就動的考察來說，就是生產力一變化，生產關係亦必變化；社會構造及社會思想，亦必生變化。我們既然承認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社會構造和社會思想之間，有着密切不可離的關係，詳細說，我們既然承認社會思想和社會構造，適應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又適應生產力；就不能不承認生產力發生變動，生產關係也必發生變動；社會構造及社會思想，也必發生變動了。因爲這乃是論理上的必然結論。

人類的物質的慾望，因為人口繁殖和文明進步，不絕的增加。這種現象，徵諸史實，自可明瞭，無容多述。增加不已的慾望，非得滿足不可。於是就不能不求滿足慾望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只有增加勞動的生產力。所以怎樣才能以同一分量的勞動，產出較多的生產物，實為各時代，各社會的人所熱心想解決的問題。要增進生產力，就要發明及應用新勞動工具及新勞動方法。勞動工具及勞動方法一變化，生產關係也就變化了。『生產者相互結成的這些社會關係……自然是隨着生產手段的性質不同而異的。很像火器（槍炮）這種新武器一發明，軍隊內部的組織，必然的隨着全部變更，各個人據以組成一隊，及能當做一隊而行動的關係，都生變化，一隊與別隊之間的相互關係，也生變動。由此觀之，各個人據以從事生產的社會關係，——社會的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的生產手段的變化和發達，換句話說，是隨着生產力的變化和發達，而變更，而變形的。』（Marx, *Lohnarbeit and Kapital*）生產關係一變化，社會全部構造，就要隨着變化了。因為生產關係一變化，與生產關係互為表裏的分配關係，必定變化。生產和分配的關係既都變化，由他們兩者所構成的經濟組織，當然也要變化。政治，法律，乃是把社會實質生活的經濟生活，表現於形式的，所以實質的經濟組織一變動，為其形式的法律政治，當然非變動不可了。所以社

會全部構造完全隨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發展而發展。例如近代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中世工匠對工主的生產關係，變而為近世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所以中世同業公會的經濟組織，遂一變而為近世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世的封建制度，遂一變而有近世的統一國家了。

據上所述，就是社會構造，是穩着生產力的發達而變遷了。但是這並不是說生產力稍微發達，社會構造就要隨着變化。生產力是不絕的發展，而社會構造，却有固定性。在一定的程度以內，生產力儘管發展，社會構造不會因之變化；一定要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以上，才會使社會構造變遷。因為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關係，可分為兩期：第一期是生產力和社會組織互相調和的時期。生產力在社會組織內盡量發揮，社會組織不但不妨礙他，且促進他。第二期就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時期。此時組織，遂一變而妨礙生產力的發展了。例如資本制度下工人失業，機器停工，都是社會組織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實例，然而社會組織雖與生產力衝突，而後者應着社會的要求，還是向上發展。其結果就是生產力突破舊社會，而發生適應他的新社會。這個新社會的物質的條件，已在舊社會的胎衣之內成立了。所以舊社會一經破壞，新社會就可漸次成立。

從唯物史觀的見地看，一切社會組織，沒有絕對的善惡之可言。他和當時的生產力相調和，就是好社會組織；他和當時的生產力相衝突，就變成壞的社會組織。一個社會組織，在他沒有和生產力衝突之前，不能以人力來推倒；一定要等他與生產力發生了衝突，才能以人力促其破壞。一種新社會組織，在他的物質的條件，沒有具備時，不能以人力來建設；一定要等他成立所必須的物質條件，成熟之後，才能以人力來促成。

社會思想，是社會組織的反映。社會組織既隨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社會思想，也就不能不隨之變遷了。「人類的觀念，意見，和概念，做一句話說，人類的意識，是隨着他們的生活關係，社會的聯絡，以及社會的存在而變化的；這件事不須很深刻的觀察，就可以看得出。思想的歷史所證明的，不是精神的生產隨物質的生產而變化，還是甚麼？一時代的支配思想，常常只是支配階級的思想。」（共產黨宣言）所以「根據唯物史觀，就是各時代的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宗教上的見解，是由當時社會的經濟改造而決定的，「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方法一變動，「該社會的事物的觀察和解釋之合成物——觀念，就隨着變動。」（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and Staatstheorie) 社會思想既與社會生活有密接不可離的關係，(社

會思想反映社會生活）那末，前者隨着後者而變化，不待多說就可明瞭了。

依據唯物史觀，社會的基礎和社會的上層構造的關係，可以下述的簡單的公式來表示。（見

Plechanow, die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S. 77）

期三第

孤

一 生產力的狀態。（der Stand der Produktionskräfte.）

二 由前者規定的經濟關係。（die dadurch bedingten Wirtschaftsverhältnisse.）

三 在經濟的「基礎」之上發生的社會的——政治的秩序。（die sozial-politische

Ordnung, die auf der ökonomischen "Basis" entstanden ist.）

四 一部分直接由經濟，一部分由發生於經濟之上的社會的——政治的秩序，而規定的社會的人類之心理。（die teils unmittelbar durch die Ökonomie and teils durch die darauf entstandene sozialpolitische Ordnung bestimmte Psych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Menschen.）

軍

五 反映這種心理的性質之種種的精神文化。（Verschiedene Ideologien, die

Eigenschaften dieser Psychologie Widerspiegeln.)

唯物史觀的概要，大約已如上述。以下再引馬克斯自己的話來結束他在「經濟學評論」的敘文中道！

「人類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進入一定的，必然的，由他們的意志獨立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進入適應於他們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程度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成為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就是法制上及政治上的上層建築所據以成立的真實基礎：就是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真實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一般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人類的意識，不能決定他的存在，人類的社會的存在，反能決定其意識。」

「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便和他從來活動於其內的當時生產關係相衝突，或和其法的表現之所有關係相衝突。這些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現在遂變成生產力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了，經濟的基礎一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的全部，就隨着或緩慢的，或劇激的變革。」

「當觀察這種變革時，我們須區別能够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忠實的論證，而發生於經濟的生產

條件之上的物質的變革，和人類據以識破這種衝突，且和他決戰的諸形態……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或哲學上，簡言之，觀念上的諸形態。這種變革時代，若由該時代的意識為標準來斷判，就和要判斷一個人，而以他自命為怎樣的人為標準一樣，不但一無所得，而且這個意識的本身，還須由物質的生活之矛盾來說明，就是須由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的矛盾來說明。」

「一種社會組織，非在一切生產力，都盡量發展之後，換句話說，就是生產力在該社會組織內，還有發展的餘地時，決不會顛覆；更為高度的新生產關係，在他的物質的存在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的胎內孕育完全之前，決不會發生。所以人類常常只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為問題。因為若更為正確的觀察，問題自身，只在解決他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在生長的過程中，才會發生。」

「極大概的說，我們可把亞細亞的，古代的，（希臘羅馬）封建的，及近代有產者的生產方法，作為經濟的社會構成之進步的段落。有產者的生產關係，是一切社會的生產方法中，最後的敵對的形態。此處所謂的「敵對的」，不是個人的敵對的意思，乃是指由個人的生活條件而生的敵對

對。但是在有產者的社會胎內，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同時就是解決這個敵對所必要的物質的條件。所以人類社會的前史，（Vorgeschichte）以這種社會構成而告終。」

（這一節文字，原文本是連結着，沒有分段的。因為易於理解起見，特做河上肇比，分爲五段）

現在再將關於唯物史觀的幾個疑點，加以解釋。有人說，歷史不能以一元論來說明。因為複雜的社會現象，都是互爲因果的，不能以那一種現象，爲一切現象的唯一的動力。例如經濟可以影響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亦能影響經濟，且能互相影響。所以如以經濟爲社會生產的基礎，又何常不能以政治，法律，思想，爲社會組織的基礎。唯物史觀，把經濟爲社會組織變遷的唯一動力，實在令人懷疑。

這種議論，是只見其表，而未見其裏。政治，法律，思想，能影響經濟，且能互相影響，唯物史觀論者，并非沒有見到。前述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後，社會組織遂由幫助他發展，一變而爲妨礙他發展社會組織，不外是政治，法律，……等制度；既然承認他們能夠幫助并妨礙生產的力發展，就是承認他們能夠影響及經濟了。但是這都是反動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最初是以經濟爲原因而成立的；到了既經成立之後，則反動力的反向經濟作用。「特定的生產關係和特殊的所有關係，

最初是由生產力作成的。然而前者一當做這個原因的結果，成立存在的時候，就反向後者作用。所以生產力和社會經濟之關係，生出交互作用。社會的關係，感情，生活觀等全體上新構造，是發生于經濟的基礎之上的。然而這個上部構造，先促進經濟的發達，後妨碍經濟的發達。所以上部構造和下部構造之間，也生出交互的作用。一見似乎是唯物史觀的原則之矛盾現象，於是就完全說明了。」（Plechanow, a. a. O. S. 59）唯物史觀的一個創設者恩格爾也曾說道：「政治的，哲學的，法律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發達，是以經濟的發達為基礎的。然而這些東西，互相反動，并反動及經濟的基礎。」（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四年兩次出版的「Sozialistischer Akademik r.」內所載恩格爾的信札）「經濟以外的各要素，雖也有不小的勢力，然而他們自已是立於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的關係，影響經濟的發達，是無容疑義的。然而政治的關係，初非由經濟的關係喚起，則前者不能影響後者也是無容疑義的。」（Plechanow 語）由上所說，就可見歷史發展的要素雖複雜，而最後的分析，還是歸還到經濟的要素。「要素的多數性，決不妨害根本原因的統一性。」（同上）

有些人以為唯物史觀，是蔑視一切人的活動的宿命論。（Fatalism）歷史的發展，既然隨經濟

的要素而轉移，人力不能左右，那末，人類就可拱手無爲，聽天由命了。

這種論調，實由於沒有徹底理解唯物史觀。馬克斯並沒有否定人的努力；看他認過去的歷史爲階級鬥爭的歷史，而又將實現將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責任，叫勞動階級去負，就可知道。不過無論他是怎樣的大偉人，決不能任意創造社會，他不過是順着社會的傾向或潮流，用力來促成罷了。「人類作成他自己的歷史，但是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恩格爾語。馬克斯也說過同樣的語。）這就是說人類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作成歷史，而不能作成支配歷史進行的條件。歷史進行的方向，不一定就是人類所希望的方向，且常常還和這種方向相反。同時又是說有了一定的條件，人類就可在這種條件之下作成歷史，決不是有了某種條件，不倚賴人的努力，就會自然發生某種社會。據唯物史觀，生產力和社會組織相衝突的時候，這種衝突，就會反映於人類的意識上面，而形式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不待說是人的努力。所以唯物史觀，並不教人坐聽天命。普勒哈諾夫道：「某種主觀論者，因爲過於高調歷史上『個人』的作用，關於人類社會發達的過程，不承認一定歷史的法則。同時，最近反對這種思想的人之中，因爲過於力說關於社會發達之進化的過程，全然忘却歷史是人類作成的，因之個人的努力，對於歷史必然的會發生影響。他們以爲個

人是可以蔑視的數量，但是這種觀察，和極端的主觀論者的一樣，理論上是不能容許的。」他以爲「有些人因爲性質的特點，對於事業之歷史的進行，可以發生一定的影響。有時這種影響，並且很大，不過這種影響的可能及的範圍，爲社會組織及種種社會力的關係所限制罷了。」（見 Boud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P. 275）所引用）唯物史觀對於個人努力的見解，於此就可明瞭了。

修正派健將突幹巴挪諾夫斯基說道：「生產力說是構成馬克斯歷史哲學的基礎的。然而僅此還不足，此外還有一半。這就是階級鬥爭說。生產力說只說明歷史過程的客觀的，無意識的方面。這一說，須由說明這個客觀過程之反映的學說來補足。而這個最後的使命，是由階級鬥爭說來完成的。」（Michael Tugau-Baranow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K. I.）他這個話是對的。關於階級階鬥爭，現在不能詳說，請參看太平洋雜誌第四卷第九號拙著階級鬥爭之理論的說明。

經濟政策討論 (十二續)

生產政策之社會主義 河上肇著

大風譯

經濟政策可分爲二種，一使生產豐富，一使分配公平。然此二種政策，不能同時并行者，則吾人當採用生產政策而擯斥分配政策乎？抑當採用分配政策而擯斥生產政策乎？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對此問題，主張生產政策；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對此問題，主張分配政策。此常人之見解也。社會主義者之中，當推馬克思爲最偉大人物。馬克思既爲社會主義者，則當生產政策與分配政策不能并行之際，理應注重分配而不顧生產者矣。然據余之所見，則馬克思實爲生產論者，并非分配論者；其故安在，即本篇討論之目的也。

世常稱馬克思之社會主義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而與空想的社會主義有所區別。即如考茨基所謂「化空想家一場華麗之夢……而證明其爲經濟的發展之自然的結果」也。故馬克思非「任意發明新社會」，乃「發見新社會之要素於現在社會之中」。夫對於現實之經濟事情及現實之人類性癖，毫不考察；而惟任意描寫自己所希望之理想社會者，是爲感情的或空想的社會。

主義；此蓋與社會事實毫無連絡關係，惟主張社會應當如斯組織也。反之，馬克思之社會主義，則全由事實出發，且以事實為基礎，而主張社會發展之後，其必然的結果，不能不如斯組織。譬如以「三角形兩邊之和，較於他一邊為大」之事實為基礎，而謂在於兩點之間，欲建築最經濟的道路者，當為直線，是也。即「道路當為直線」之理想論，其前提乃有「三角形兩邊之和，較於他一邊為大」之事實論也。馬克思之社會主義所以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即因其對於現實社會組織——資本主義的組織（資本家本位之經濟組織）常下以銳敏之觀察，并發見在此現實社會之內，已有社會主義的組織之萌芽；而此萌芽，又以「經濟的發展之自然的結果」使將來社會主義的組織，必可實現也。夫社會乃由個人集合而成，故社會組織之改造，亦必須社會構成員之大部分或其一部分，出為主動者而後可。然據馬克思之意，如斯之主動者，多屬於在現實社會中，受有特別不利之階級。其在今日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者，則為勞動無產者（非無產者之全部，乃無產者中之勞動者）然資本主義愈見發展，則勞動階級之人數愈見增加，且其品質愈趨於善良，團結愈趨于鞏固，終則彼輩遂具有改造社會組織之實力。要之，馬克思在現實社會之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中，發見將來社會之社會主義的組織所以實現之要素；而其要素之一，則為

負擔改造社會大任之勞動階級之發生也。故其社會主義，在於實際運動方面，乃教育無產者，組織無產者，使其對於彼輩雙肩之上應當負擔之大任——由今日貧窮之中，救出世界人類之大使命——有所自覺；又本此自覺，團結彼輩，使其利用團結力而獲得實行力，俾社會進化之過程，得用最最少之犧牲，前進一步。此即所謂社會民主主義之運動，而為馬克思之政策。

馬克思主義實為社會主義之脊骨；其理論及其實際運動之綱領，已如前之所述，然據余之所見，馬克思主義，亦自有一種之脊骨，斯即社會組織進化論。但社會組織進化論，又有一種之脊骨，即人類社會常根本的要求生產力之源發展也。

馬克思之社會組織進化論，普通稱為唯物史觀或經濟的史觀。馬克思於一八五九年所發刊之「經濟學批評」（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之序文中，用簡單之公式（Formular）表示唯物史觀曰：

「人類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乃進入於一定的、必然的、獨立其意志之外的關係，——即進入於適應其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發達階級之生產關係。然生產關係之總和，乃為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以此為基礎，而後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於以成立；而一定之社會的意識

形態，亦應此而發生。即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乃能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是故人類之意識，非決定人類之存在；反之，人類之社會的存在，乃決定人類之意識也。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級，遂與其從來活動於其中之當時生產關係，或與其僅表現於法律上之所有關係，發生衝突。於是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一變而反為其束縛；而社會革命之時代，因為以生；巨大的上層建築之全部，從經濟的基礎之變動，或急或徐，終歸變更。

當觀察此種變革之際，吾人對於得以自然科學實證之經濟的生產條件上所發生之物質的變動，及人類因意識此種衝突，而與之決鬥之法制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以及哲學的諸形態——簡單言之，即觀念的諸形態——宜區別之。如斯變革時代，決不能用該時代之意識以判斷之，恰猶不能以其人所自信者，判斷其人。蓋此時意識反須依物質的生活之矛盾——即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現在的衝突——以說明之也。

一種社會組織，若其一切生產力，在其組織內，尚有餘地，遂其發展者，非完全發展之後，決不顛覆；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已完全孕育于舊社會中者，決不出現。

故人類常惟以自己能解決之問題為問題；若再審確察之，則凡百問題，必其解決所必須之物質的條件，早已存在，或至少亦必在其成立過程中，始能發生。

吾人得以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產者的之生產方法，為經濟的社會構造之發展階級。而有產者的生產關係，則為社會的生產方法之最後敵對的形態。然茲所謂敵對的，非指個人的敵對之意，乃指個人之社會的生活條件所生之敵對之意。但有產者的社會之中所發展之生產力，同時又為解決此敵對所必須之物質的條件；是故人類社會之前史，實以此種社會組織為終點。」

馬克思之唯物史現之要旨，不過如上文所言。然余現所討論者，非欲解釋此文全部之意義，亦非欲說明唯物史觀與社會主義之關係。乃欲闡明以唯物史觀為基礎之社會主義，對於生產問題，果採如何見解耳。

據馬克思之意，一定之社會的生產力，大體可生一定之社會組織。換言之，某社會之生產力與其經濟組織，乃有必然的關係。故馬克思曰「人類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乃進入于一定的，必然的，獨立其意志之外的關係，即進入于適應其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發達階級之生產關係。」而

此生產關係之總體，則為社會之經濟組織。然社會之生產力，在一定經濟組織之下，若發展至某程度以上，則與從來之經濟組織，漸難調和，終而經濟組織，反為社會生產力之障礙。換言之，社會生產力與社會之經濟組織，初能保其調和，故其經濟組織為生產力發展時所必須之條件；至後，則社會生產力與社會之經濟組織，互相衝突，而致經濟組織反束縛生產力之發展。夫既如斯，則社會之經濟組織，早晚不免變動，或徐或急，歸于崩壞。而新經濟組織，乃代之而興。此為全部社會組織之變革之根元，有此變革而後社會的革命，乃見發生。馬克思曰：「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至一定階級，遂與其從來活動于其中之當時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於是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一變而反為其束縛，而社會革命之時代，因焉以生……」即指此也。譬如卵之時，外殼極為必要。雖在卵中漸次生長，達至某程度以上者，則外殼可為其障礙，故當破殼而出。然若有餘地，遂其發育，則外殼必不破裂。即雖在殼中，非發育至某程度以上者，則其雖不能生長。故馬克思又曰：「一種社會組織，若其一切生產力，尚有餘地遂其發展者，非完全發展之後，決不顛覆；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已完全孕育於舊社會中者，決不出現。」

馬克思對於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經濟組織之關係，所下觀察，不外如上所述，再言之，馬克思乃主

張人類社會常要求生產力之源源發展，而生產力又非社會組織所能抑制；故社會生產力，達至某程度以上時，社會組織必束縛其發展，因而舊社會組織當歸崩壞，新社會組織，代之以興。然茲所當注意者，即據馬克思之意，社會組織之變革，常使社會生產力，得為更大之發展。換言之，社會組織變革之後——若社會組織之變革為正當時——社會生產力必不減少，反可由此變革而排除生產力發展之障礙。也是故由馬克思之立腳點觀之，社會生產力可由社會組織之變革而至減少與否，殆不成問題。

馬克思所以深信社會主義有實現之可能性及其必然性者，實原於上述之唯物史觀。馬克思以為今日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在其發達初期，對於社會生產力之發展，亦大有利益；但生產力愈見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乃在種種方面，發生障礙。此中弊害，今日固已昭然顯現於世，將來必且加甚。於是遂著「資本論」(Das Kapital)三卷，說明在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社會生產力之發展，今日已受束縛，并說明此束縛由資本主義之本質觀之，將來必且加甚。今試舉資本論中數語，以明馬克思之意。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七節「資本家的集積之史的傾向」，為資本論中最有名之部分，今

試譯其全文，如左

資本之最初集積，換言之，資本之歷史的起源，果如何而發生乎？曰若不變更奴隸及農奴之形式而為賃傭勞動者時，則此惟由直接生產者之掠奪——即用自己勞動而得私有財產之法歸於廢止，始能發生。

私有財產者，與社會的團體的財產對峙之物也。然此惟於勞動手段及勞動之外部條件，屬於私人之時，始能成立。但私有財產之性質，又由此私人是否為勞動者而異。此差異非有極端區別，乃僅為介在兩極端間之狀態。

勞動者以生產手段為自己之私有財產者，實小企業之基礎也。然此小企業，實為社會的生產及勞動者自由發展其個性時所必須之條件。如斯生產方法，固存在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他從屬關係之中。然使其繁榮并發揮其全力，而與相當之典型的形態者，則在於勞動者將其自己所使用之勞動條件，以作自由之私有財產之時；換言之，即在於農夫所有其耕作之土地，工人所有其使用之器械之時。

此生產方法，乃以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之分散為前提。此即否認生產手段之集中，而又使

協力，各生產過程中之分業，自然之社會的征服及支配，社會生產力之自由發展，歸於不能者也。故此惟在微有自然的制限之生產及社會內，始可成立。若必永久維持之，則正如巴克羅所謂「命令一般的平凡」也。然此制度發達至某程度時，又複製成崩壞自身之物質的手段，社會之內，又發生新力及新感情，而感舊制度之拘束，爭至於茲，舊制度乃不能不崩壞矣。有此崩壞，而後個人的分散之生產手段，遂見社會的集中，而多數人之微小財產，亦變為少數人之巨大財產；因而多數人之土地，生產手段，及勞動器具乃被人掠奪者矣。然此可佈可痛之掠奪，實為資本之前史。吾人對於資本之原始的集積之方法，雖僅觀一時代，下以觀察，然亦可知其曾用無數悲慘方法以實行之，換言之，即對於直接生產者之掠奪，乃用最殘忍之兇暴，於最賤最鄙最狹量最可憎之感情之下，而實行之也。於是乎自己勞動所得之私有財產——即各自獨立從事勞動之個人，與其人之勞動條件互相結合時，所生之私有財產——遂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即由掠奪他人之勞動而成立之私有財產——所排除矣。

如斯變革之過程，若足崩壞舊社會，則勞動者變為無產者；勞動者之勞動條件變為資本，而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遂完全有其自己立腳點。若再繼續進行，則勞動變為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愈被掠奪，變為共同的生產手段。此後對於私的財產之掠奪，乃當更採一新形式，即此時被掠奪之人，已非不能獨立經營經濟之勞動者，乃為前之掠奪勞動者之資本家也。

如斯掠奪，乃由所謂資本集中之資本家的生產內所含有之法則之作用而見實現。一個資本家常撲滅多數資本家。多數資本家既為少數資本家所撲滅，則資本愈見集中，同時勞動方法之協同，科學之應用，土地之計畫的利用，勞動手段之共同的使用，生產手段之社會的經濟的使用，一切國民之捲入世界市場，資本家的支配之有國際的性質，亦愈加甚。在此變動過程之中，獨占一切利益之資本家之數，愈見減少，而陷於貧窮、壓制、隸屬、墮落、掠奪之境遇之人，愈見增多，且日見增加之勞動階級之反抗亦愈加甚。然此勞動階級又實由資本家的生產過程而訓練而結合而組織也。夫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嘗與資本之獨占，共趨繁盛；今則資本之獨占反束縛其生產方法。於是生產手段之集中與勞動之社會化，乃不能與資本家的外殼並立。因而外殼破裂，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鳴弔死之鐘，掠奪者亦為人所掠奪矣。

由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生之資本家的占有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實第一否定由自己勞動所生之個人的私有財產也。然資本家的生產，又以自然的過程之必然性，否定自己故為否定之否定。而其結果，則私有財產不再恢復，惟變為以資本家的時代所收之成果——即由協力，土地，勞動，所生之生產手段共同所有——為基礎之社會的所有。

夫使個人自己勞動所得之分散的私有財產，變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者，實較使事實上已成為社會的生產經營之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變為社會的財產，更廢時，更艱難，更苦痛。然前者為多數篡奪者掠奪大多數之國民，後者則為大多數之國民掠奪少數篡奪者。

由此一文觀之，是則馬形思主張資本主義的組織，乃因社會生產力由此可得發展而見發生也。然在此組織之下，社會生產力，若發達至某程度以上，而不能更發展時，則資本主義的組織，反妨害生產力之發展，故此組織必然的歸於崩壞，而社會主義的組織代之而興。即馬克思非因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富之分配，不能公平——此與吾人之正義觀念，不能相容——故由倫理上之要求而謂此組織不可不顛覆，乃因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在其組織之下，社會生產力達至某程度，彼——富之生產不能增加，又以生產力之源，源發展為人類之根本的要求，故預想如斯。

組。織。將。來。必。當。崩。壞。也。即。馬。克。思。非。為。分。配。問。題。而。要。求。社。會。主。義。乃。因。生。產。問。題。而。預。期。社。會。主。義。也。

然則馬克思對於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之關係，又如何而觀察之乎？余今再舉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關係及生產關係」中數言，以明之。

「吾人若用科學的分析，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時，則知此乃特別種類之一生產方法，及受特種歷史的限定之一生產方法。又知此與其他各種生產方法，同以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態之一定階段，為歷史的條件——此條件，乃其以前過程之歷史的結果及歷史的產物，而新生產方法，則以其以前過程為基礎而發生——而作前提。又可知凡生產關係適應於特殊歷史的限定之生產方法者——人類欲經營社會的生產過程，欲創造社會的生活，而隸屬之關係，——皆僅有特殊的歷史的及過渡的性質。最後又可證明分配關係，乃與生產關係為一物之表裏。故二者皆有歷史的過渡的性質。

「……今吾人試就分配關係，下以觀察，工資以賃傭勞動者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故此一定之分配形式，關於生產條件，則以某特定之社會的性質為前提；關於生產參加者，則

以某特定之社會的關係為前提。是則某特定之分配關係，不過歷史的所決定之生產關係之表現耳。……是則分配關係，不過應適於生產過程及生產關係，——人類在其生活之複生產過程中，所隸屬之關係——歷史的所決定之特種社會形態，并由此而生者也。分配關係之歷史的性質，即是生產關係之歷史的性質；不過表現其一面而已。資本家的分配，與生自其他生活方法之分配關係不同，而任何分配形態，若其所由生所適應之生產形態，消滅之時，亦歸消滅。

世人既以分配關係為歷史之物，而又不以生產關係為歷史之物者，實一面已脫出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束縛，他面又為其所囚也。此雖可視為由批評而得之一種觀察，然又陷于混淆社會的生產過程及單純勞動過程——即孤立之人類，不藉一切社會的援助，而得經營之勞動過程，——而同視之之誤謬。此勞動過程，惟在人類與自然之間之單純過程中，而後一切社會的發展形態，始有同一之單一要素。然此過程乃採一定之歷史的形態漸次發展，而物質的基礎及社會的形態，又惟應此而後愈見擴張。一定之歷史的形態，達至一定成熟階級時，則破其外殼，更進一步，如斯變化之危機發生之時，分配關係之一定歷史的形狀

以及適應于此之生產關係之一定歷史的形狀，乃與生產力之發展，生產能力之發展，以及生產參加者之發展，互相衝突抵抗，而至分裂。于是生產之物質的發展與其社會的形態之間，乃發生一大衝突矣。

擬馬克思之意，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不過一定社會之經濟組織之表裏。故生產手段歸為社會之共同所有，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時，則一面關於富之生產，可變更一社會內個人與個人之關係；他面關於富之分配，又可變更其社會內個人與個人之關係。而其結果，則在生產方面，生產力發展不已；在分配方面，合理的分配方法，亦可實現。

要之，世人皆以馬克思為社會主義者，而疑其欲為分配公平之故，而犧牲生產之增加——常識論皆以社會主義之實現，可妨害生產之進步，因而反對社會主義——實則不然，蓋馬克思乃以生產力發展之被妨害，故深信資本主義的組織之必崩壞；又以消除妨害，使生產愈能發展，故深信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必實現。簡單言之，即生產政策與分配政策，在馬克思本不成為問題也。

譯者按吾國人士，多為分配公平政策，出而主張社會主義。不知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乃為生產增加政策也。然則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一行社會主義，皆可增加其生產乎？是又不然，馬

克思分社會經濟組織之發展階級，爲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及社會主義的數種；而謂此數種階級，乃有一定程序，不能越級而進。又謂任何經濟組織，最初皆與社會生產力保其調和，而爲社會生產力發展時必須之條件。但社會生產力發展至一定程度以上，則從來經濟組織不能與社會生產力保其調和，而反爲社會生產力發展之桎梏；故必當崩壞而代以新經濟組織。是故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組織，若未衝突，而即進入他級，或即衝突，而又躡級而進者，皆可招生產力之減退。由此觀之，中國今日經濟組織若屬於資本主義的，而其社會生產力又與社會經濟組織衝突者，自當採用社會主義的組織；反之，中國今日經濟組織若屬於封建主義的，而其社會生產力又與社會經濟組織衝突者，理應採用資本主義的組織。若不察實際情形，而採用共產主義的組織，則其生產力之減退，由馬克思學說觀之，實屬必然之事。

下：右篇是說明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不是爲分配公平打算，乃是爲生產增加打算。其要旨如下：
馬克思以「人類社會常根本的要求生產力之源發展」而「一定之社會的生產力，大

體可生一定之社會經濟組織……然社會之生產力，在一定經濟組織之下，若發展至某程度以上，則與從來之經濟組織，漸難調和，終而經濟組織，反爲社會生產力之障礙……夫既如是，則社會之經濟組織，早晚不免變動，或徐或急，歸於崩壞；而新經濟組織，乃代之而興。故「社會組織之變革，常使社會生產力，得爲更大之發展；換言之，社會組織變革之後，社會生產力必不減少，反可由此變革，而排除生產力發展之障礙。」馬克思由此觀察，所以希望資本主義的社會之崩壞，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實現。

譯者大風先生，又陳述自己意見說道：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乃爲生產增加打算，「然則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一行社會主義，皆可增加其生產乎？是又不然，馬克思分社會經濟組織之發展階級，爲亞細亞的，古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及社會主義的數種；而謂此數種階級，乃有一定程序，不能越級而進；又謂任何經濟組織，最初皆與社會生產力，保其調和，而爲社會生產力發展時必須之條件；但社會生產力發展至一定程度以上，則從來經濟組織，不能與社會生產力保其調和，而反爲社會生產力發展之桎梏；故必常崩壞而代以新經濟組織。是故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組織，若未衝突，而即進入他級，或即衝突，而又躡級而進者，皆可招生。

「產力之減退」所以現在中國要實行共產主義。第一當察中國社會生產力與其社會經濟組織有否衝突；第二當察現在中國的經濟組織，屬於何種階級。 七月廿九日記者

國家資本主義的提倡

沫若

原文見本期小說「到宜興去」第十一頁至第十五頁。

沫若先生以為：在我們現在的中國，個人資本主義，決沒有發展的餘地。我們若把一張世界地圖展開來看看，就可知道世界上除我們中國而外，已經沒有不受資本化，沒有不受國際資本家的開發的了。「國際資本家萬矢一的地，向着我們這個還在資本制度以前的中國，把我們中國已經作爲了萬國的商場，彼此在這兒在那兒互相爭逐了。他們國際資本家，以絕雄厚的資本，絕龐大的組織，在經濟圈內，君臨着我們，我們可有這樣相當的能力，足以抵抗嗎？他們的組織，是「新機克得」是「脫拉司」我們的呢？我們的呢？」

歐洲的資本家「現在已經是宏大的巨木，他們的技葉幾乎要蔭遍了全世界了。在幾株齊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從土裏標出來，要和牠們競參天之勢，試問牠是能夠的麼？個人資本主義之在中國，便是這個樣子。」

沫若先生又說：「但有一部分了解社會主義的人，他們也要主張個人資本主義。他們對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過於忠實了。他們以為要達到社會主義終不能不走過個人資本主義的這條路程……但是照我們中國的現狀說來，我們中國的個人資本主義是斷難發達的了……幾顆大樹子林立在你的邊旁，你一株嫩芽能够苟延殘喘，也就是萬幸了。但是萬不幸的實在就是這苟延殘喘過的年老的小樹，牠們年紀已經老了，發育的生機已經窒息了，將來即使與以相當的條件，牠也不能發展出來，以至參天，這是實在的事例呢。」

「要實現社會主義，當然要希望有大工業，大物質的生產力以作基礎。像在他們歐美，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前頭去了。他們所剩着的一條路，便是一無產者的專擅的執權。——他們無產者只消把政權拉過手來，資本主義之組織，便可以容易打消。但是在我們物質的後進的國家，我們還要努力的賽跑一次纔行呢！我們希望大工業之發達，我們希望物質的生產力之增進，只剩着一條比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舉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國家資本主義！」

最後沫若先生又說道：「有人說：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國還沒有無產

者，這也是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議論。在馬克思所假定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只有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兩個階級，但他這是假定的……世界上既沒有他所假定的那樣純粹的社會，那嗎，我們所爭的，當然不是在形式上的工人與不工人；而在精神上的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與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假定精神上是贊成了，即使是資本家也可以來參加革命。所以我覺得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的革命的執權」作為精神上的解釋也可，即使改正為「主義者之革命的執權」似亦無所不可。

總括說起來，就是沫若先生以現在中國已為國際資本主義的犧牲，絕對不能用個人之力，與他們「絕雄厚的資本，絕龐大的組織」對抗。惟有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使物質的生產力能够發展以作共產主義實現的條件。

七月三十日記者



政法月刊第五卷第四期目錄

七月一日出版

宣論
著言

譯述
校務紀實

特載

本社對滬案宣言 本校全體學生對滬案宣言
對英之辦法及決心(胡適然) 滬案之觀案及我國民應有之態度(胡適然)
最初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中英江甯條約(段振邦)
關於撤廢領事裁判權之意見(張秉斌)(武澤普) 滬案發生後之幾點觀察及希望(曹世振) 我國幣制整理觀(續)(周順吉) 中國歷史之統一分割和略(余樂永)
重慶主義批評(張之傑)
* 假國民會議(本校十九週紀念稿) * 國民會議預備會簡章
國民會議預備會通電 國民會議組織條例 國民會議起草委員會規則
國民會議規則 國民會議代表席次表
華聯省共和國憲法草案 * 辯論會(本校十九週紀念) * 中國應廢除大家族制度 中國婦女問題 中國現在糾紛之原因何在
國政商權會條例 直隸省各地施行市自治日期及區域令 外交委員會條例 國民代表會議議員選舉程序令

發行處 山西太原法政專門學校
代銷處 上海泰東書局
上海書報流通處

短評

「寬恕」與「強忘」

臥雲

民國以來的政治現象，完全是「以毒攻毒」底心理的表現。孟武先生在本雜誌第二卷第十一期中國人快放棄以毒攻毒的政策篇中，已經詳細說明了。

但是國人如果循着「以毒攻毒」的政策，一直幹下去，未始不是一個辦法。因為「以毒攻毒」的政策，是叫中毒吞小毒，大毒吞中毒，所以屢經併吞之後，大毒可以獨伯天下。這事對於民主問題，雖然有些不妥當的地方；而對於統一問題，卻是一個辦法。好像周末列國的分立，漢末三國的鼎峙，晉隋之間，南北朝的分裂，唐宋之間，十七國的割據。當時勢亂狀態，未必不過今日，然其統一之業，則無一不是應用「以毒攻毒」的政策。所以我們如果不說甚麼「民主」，只求國家能夠「統一」，那末，以毒攻毒的政策，實在不壞。然而何以經了十四年之久，而軍閥仍舊割據呢？簡單說起來，就是國人有「寬恕」及「強忘」的两大性癖，因是「以毒攻毒」的政策也不能澈底實行。

原來政治問題，是公共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個人問題，固當以「寬恕」待人，不宜過於苛刻；至於公共問題，則「殘忍」二字，有時亦不可辭。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就是爲着這個原因。但是中國民族不慣於政治生活，往往把私德認爲公德，不宜「寬恕」處，偏偏要用「寬恕」。所以當某軍閥擅作威福之際，雖然憤怒萬端，欲得其肉而甘心，然而到了其人失敗之後，又爲着「寬恕」二字，赦而不誅。辛亥革命赦溥儀而不誅，馬廠起義赦張勳而不誅，直皖戰後赦安福派而不誅。在當時握有政權之人，固然有所顧忌，不肯實行澈底弁法，而一般民衆亦麻麻糊糊地算了事，置而不問，真是令人莫明其妙。如果辛亥革命即殺溥儀，何至有張勳復辟之事？直皖戰後即殺段氏，何至有今日安福復興之事？捨一二狗命而不誅，而致舉國焚亂，血流成河，仁歟不仁歟，恕歟不恕歟，我要請問國人一聲。

但是再進一步看起來，國賊的脫網，實非國民之罪。何以呢？民國以來累次政變，都是軍閥自己火併，與國民毫不相關。而軍閥火併之後，失敗的逃入外國勢力之下，——如張勳逃入荷蘭公使館，安福派逃入日本公使館，——國人雖欲得其人而甘心，已不可得。並且獲勝的與失敗的平素又是親家朋友，他們一勝一負，同打麻雀一樣，沒有甚大意義，所以不肯過於苛求，使此後自己失敗，

他人對我，亦採同一不殘酷手段。

國賊不能剪除的原因，雖然如上所言。然而國人如果嫉惡如仇，不許國賊再出柄政，則其人雖生，與死何異？但是國人既不能誅，又復「強忘」；當彼輩作威之時，雖然痛恨如仇，失敗之日，雖然額手相慶；然而過了數月或數年之後，國人又漸漸忘却其人罪惡，甚者且復希望其人復活，換換空氣；所以段氏有三次登台之事，梁士詒有組閣之謠，曹陸章有復起之望。國人「強忘」到了這個地步，我實在不能再言了！

七月三十日

大家要替外人張目

延齡

這次愛國運動，明明是我們民族解放的運動，國家獨立的運動，既不是甚麼「赤化」，也不是甚麼「排外」。然而英人怕我們民族或將解放；國家或將獨立，於是誣我們為「赤化」，使世界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和我們作對；誣我們為「排外」，使世界上中國以外的一切國民，都與我們為敵。英人這種險詐的宣傳，對於我們的愛國運動，實在是非常的打擊。然而英人雖然這樣誣我，我們自己就不可上當，至少自己不能以這兩個名詞互相攻訐。

昨閱上海大學伍卅特刊之中，有一篇文章，題為「醒獅派的排外主義」。我一看見這種標題，就

要不寒而慄！「排外」是人家加諸我們的罪名，我們不可以之作攻擊異己的武器。現在有一部分人常以「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一頭銜加諸反對者。帝國主義者誣我為排外，而國人竟有和他們作同樣的論調的，這真不愧為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了。

同時，別一方面，有人以為此次慘案，是共產黨在內鼓動，而以此次事件，有赤化的性質。我們不敢否認絕對沒有一部分人，欲利用這次運動，以遂其特殊目的。然而運動他本身，只是愛國運動。我們切不宜攻擊異己，竟使「赤化」和「愛國」結婚！

在共同敵人的宰割之下，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向敵人進攻。切不可以外人加諸我們的罪名為手段，互相攻訐，而為外人張目！

● 實行國民戰第一步

孤憤

我們對於五卅案的交涉，已完全無望了！交涉已兩月有餘，英人方面，明明已屈於公理了，而其政府仍千方百計，想在外交上獲得勝利，最近發起甚麼司法調查，就是其狡計的一大發動，在他們唯有利用此法，以拖延時間，以使吾人屈伏，而在我們則應該怎樣對付他呢？

政府是早靠不住了，就假定段政府想連全民意，以為其自己的護符，而處在羣雄割據之下，段祺

瑞本身，業已有兩姑之間難爲媳的狀態了，他又有何力量來辦這個外交？

靠地方的政府罷！這更是無望，他們軍閥，且乘此爭鴉片，占地盤，戒甚麼嚴，聯甚麼盟，求他不蹂躪國民外交的行動，已不可得，還有甚麼希望？

那麼我們屈伏了罷！我敢相信我們人民沒有這麼軟弱，那麼應該怎樣呢？我以為他們既已不講理，我們也不要同他講甚麼理，我們於罷工罷市等等文明的手段之外，我們唯有更進一步，譬如工部局的當局者，他們英國政府既存心庇護，我們可以自己進而懲治之。對待假文明的野蠻國，唯有這種手段最爲有效，而且除了這種手段之外，亦無別法，兩月來外交的失敗就是我們的教訓啊！故我以為我們應以自殺的精神，作國民外交的後盾，這也就是國民戰的第一步啊！

弔蜀災並勗蜀人

靈光

近閱中外經濟週刊，內載蜀災情形，云：『米一石，由二十元漸至五十元。』蜀爲產米之區，回憶曩歲在蜀，斗米之價不及千文，今乃漸至如是，吾不知蜀中中下階級人民何以過日！

蜀爲天府之國，而自民國以來十四年無一日寧靜者，至最近，楊森劉湘輩更稱兵不已，天災之外更益以人災，吾蜀之人今真將無噍類矣乎！吾爲蜀人悲，我更爲中國人悲，蜀人不能救其災，中國

人更不能助蜀人以救其災，則蜀人亦徒為中華民國國民而已！嗚呼！

唯是吾於悲感之餘，不能不聊為蜀人慰者，則竊聞年來蜀人辦團之成績是已，據蜀友所言，蜀地民團之勢力，駸駸日上，且有過於軍隊者，夫荒災乃一時之現象，苟民團可以得勢，將來小之可以保衛閭里，大之更可解除軍閥武裝，以張民權，揚民威，壯民勢，吐民氣，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其基礎或不在他省，而在於蜀，亦不可知。孟氏云：『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則今日之災，安知非所以鍛鍊蜀人之心志，勉我蜀人，望勿因災而自餒其志也。

學林雜誌

第一卷 第十期

本期定價四角

論中國實行改革幣制單位之必要及利用庚子賠款實行改革之時機（曾天宇）
 對美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雷博士）
 對於英人退還庚款之懷疑與希望（石皮）
 法會議選舉法（高文）
 歐戰後英國之鐵道政策（蕭家霖）
 鐵道租借地性質之研究（王幹生）
 中國電報宜速改用注音字母（蕭家霖）
 鐵道租借地性質之研究（劉煥勳）
 中國郵政制度考（續）
 鐵路單制度之先決問題與建築貨棧之計劃（偉成）
 中國郵政制度考（續）
 鐵路單制度之先決問題與建築貨棧之計劃（劉煥勳）

發行處

北京學林雜誌社
各省大書店

無錫兵災調查記

調查及記述者

劉友惠 李心民

四月十二日，涂開輿陳趾青李心民劉友惠四人作第二次兵災之調查，於下午四時到無錫，擇啓泰棧爲大本營。入棧見床帳被褥煥然一新，與其多年之老招牌不相稱，怪而問之，則原有物件，蒙齊燮元兵隊光顧，一掃而盡了。同人今日之得享此福，未始非丘八太爺之賜呵，感謝感謝！同人以時日無多，決就受災最甚之無錫及江陰兩處分途進行。涂陳任江陰，李劉任無錫。茲將無錫之見聞記載於下：

(一) 無錫光復門外馬路上被災狀況

光復門外馬路爲無錫的新市場，尤其以交通漢昌兩路最爲繁盛，如無錫飯店新世界甚新建築均在此，平日一種繁華氣象，幾與蘇州之圓門外相得；然今日我們所見的，只有頹牆破壁一片瓦礫場，其餘未經燬壞的，外觀雖仍儼存，而映着淡黃色的斜陽黯然無語，亦只令人回想戰前增無窮的憤慨而已。無錫飯店尙有第一軍留守隊駐紮着，新世界則門口赫赫「歡迎張軍長」的牌

樓，和「第一軍張軍長行轅」的紅條仍然存在，表示着當時的情形。打聽的結果，據說：「去年陰歷十二月二十三日齊軍到此，下車不到五分鐘即在馬路上開始搶劫；入夜又在交通路漢昌路兩處放火。他們放火的意思，是想城裏的人必然要出來救火，——此時城門均緊閉，——他們就可乘此入城；誰知城裏的人們早已窺破他們的軍略，仍是閉門不出，所以齊軍只得就光復門外這幾條繁盛馬路上，放槍，放槍，搶劫……鬧了一夜，把交通路和除昌路兩處最好的樓房商店，幾十家完全燒焚燬壞了。」我們又聽見一個麵店的老板說道：「有一個兵在二十四間地方，強姦了一個婦人，後來這婦人居然竟敢大胆地跑到齊軍司令部去報告，司令部無法只得將這強姦的兵士槍斃了。」

(二) 無錫惠山下被災狀況

惠山距鎮五里，出產粘土，為泥人工業匯萃之地，人烟極盛且多富有；又惠山下臨無錫鎮，為軍事上所必據；聞此次受災之重不亞鎮上，遂於翌十三日早驅車前往。見村中十之八九為泥人店，然大半係新蓋草蓬，供臨時的營業，好似日本地震後之現象。我們到時為時尚早，路人無多，只一個茶館內有三數人吃茶，我們乃進內探問；據說：「去年陰歷十二月廿六日，齊軍十九師到此，一到

就搶，次日布防的布防，打劫的打劫，到是有條不紊的；此時少壯的男丁多怕拉夫早已逃避一空，老弱的婦女亦流離四散，一任八大爺爲所欲爲而已。至正月初三齊軍完全潰散，初四日奉軍來到，人們以爲得勝軍的秩序當比敗軍好些，遂有一部份的人回來看形勢；誰知奉軍的打們搶劫，其程度更遠甚於齊軍，覆巢之下幾無一個完卵，其中最慘的，要算蔣家祠堂隔壁的繅絲人家，蔣姓家內的人被奉軍拿住，用盡種種恐嚇方法打呢，吊呢，火燒肉呢，不一而足，要他們將隱藏的財物獻出，其結果人受重傷，財物搶得乾乾淨淨。初四日下午六時，奉軍正在滿街打門行劫的時候，忽起火起；兵士們自然不去救他，就是無錫鎮以及附近各村的救火會趕來營救，也被兵士們擋住不許營救。所以上等房屋燒去了至有百三十二幢之多，其他披屋草房尙不在內；有形的損失計有十萬餘元，只一錢武肅王祠損失已達四五萬元了。至於起火的原因，許多人都說是奉軍拿着點燃的洋臘燭到人家樓上去搶劫；適聞外面有槍聲，以爲敵軍來到，就忽忽忙忙地拋下臘燭向外跑，因此燭煎堆積在樓上的草，就發起火來了。究竟是否這種情形，抑是故意放火，却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惠山浜的損失，受齊軍之賜的祇有十之三，受奉軍之賜的却有十之七，誰說奉軍比齊軍好？一言下憤憤然怒形於色。我們辭別了茶館，踏着凹凸的瓦礫場四有察看，到得有名的

惠山第一泉，又發見了一樁極殺風景的事了。泉有二眼，穿倚谷堂瀉入一方池，池中向蓄有極大金魚數十尾，泉石風光極饒雅趣，這是來過無錫的人們應都領略過的。豈知此來池魚只剩一尾，怪問茶役，說是池中物蒙八太爺賞鑒，盡裝入他們的肚內帶去了；這一尾還是後來人買來放生的。唉！這真是「殃及池魚」呵！惠山這地方素稱春遊之地，當春光爛熳時，仕女雲集直入畫圖，曾聽得有一首歌謠道：「惠山街，五里長；踏春歸，鞋底香。」然而我們此行，雖也是在春光爛熳時，却不並見有甚遊春的仕女，即來往的行人也極僅少，沿路所見的，則新棺疊疊插着某團某營某某的牌位而已；撫今思昔，直欲把歌謠改作「踏屍歸，淚瀾瀾」了。不知那彈下餘生每月拿着數塊錢拚死命爲人作嫁的丘八們，以及小軍官們，見此作何感想？更不知那無衣無食喪夫失子的災民們又作何感想呵？

(三) 無錫商會長王克循君之談話

我們由惠山回鎮後，到兵災善後會徵集材料，晤幹事顧彬生君得各種統計及照片，並晤商會長王克循君，得其談話如下：

「此次戰爭，以無錫江陰兩處災情爲特重；然就實際言：江陰是毀於炮火，無錫是毀於焚掠，故無

錫的損失實較江陰爲巨；然我們只得義賑會五千元，江陰却得了四萬元，殊欠公允。說到破壞的程度，無錫本是工商地，其組織有如蛛網，牽一絲便足以動全部；今大者如當舖，錢莊等已被破壞，欲恢復原狀甚非易事，恐怕至少得需十年的時日罷。」

「關於被災當時的情形，有危城十日記，孤城八日記，等記載，言之綦詳，如今只將略情說罷：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十一時，齊軍到錫，不到五分鐘即在光復門外馬路上大搶特搶，其餘北門裏也有小搶；我等見此情形，即將城門緊閉，以資防禦。到夜間九時，齊軍遂在光復門外放火，燒去馬路上一帶房屋，是夜火光燭天，槍聲不絕，只得任其所爲而已。到二十四日黎明，有數十亂兵前來攻城；正危急間，齊燮元到，下令歸隊，殺亂兵二人，軍紀稍肅。故日中表面尙見安靜，夜亦不明槍至撬門暗搶，則至二十六日止三日間還是絡繹不絕。所搶的財物，均送到車站去，堆積如山；路上的行人，無一倖免者。最苦的是路人的鞋子盡被脫去；問要此何用，據說：搶後可以不當兵，可改裝着此鞋子逃走。事實上當舖中也有他們所御下的軍衣，至二百餘件之多，想必都是改裝逃走的兵所留下的。到二十八日奉軍來到，齊軍紛紛逃走，無暇顧及財物，搶劫也就於此告終。計此數日間，即當舖一行，已搶去十七家，燒燬三家，其他可想而知了。」

「又齊燮元初到時，即更委縣知事，要在城內設司令部；經我們往返籌商，乃提出一條件，謂如司令部不設在城內，須籌軍餉三十萬元；後拚擋四萬元解去，方告一給束。至正月初二形勢緊迫時，齊派副官李姓單騎入城，坐索十五萬元，揚言如不照繳，即來攻城；後又再三商量，允先籌三萬元，盡翌日交楚，而城內商店居民傾筐倒篋，只得一萬元，只得先行交去，幸翌早奉軍到方能解此難關。以上為無錫鎮上的經過情形，至鄉間就更不堪問了。」

王君言至此，我們問以強姦情形，又說道：「強姦之事，以名譽攸關，本人多不肯說，故雖時有所聞，終難得着實在的報告。然當時為我所目擊的，可有二起：一是二十六晚，我在城上，見齊軍十餘人包圍着四五個女工在城牆根地上強姦。二是二十七早，我至東門城上，見有齊軍五六十人包圍女工十餘人，擁入清真寺，歷二小時之久，始將女工放出，其一種狼狽情形實難口述。」

最後王君又憤然作色道：「此次我們無錫之遭茲浩劫，可說是皆受南通張孝若之賜；蓋齊軍本想向崑山退去，而張氏却獻策道：『蘇錫一帶乃膏腴之地，大可發財，何必到崑山去？』齊為所動，故有此行。刻盧宣撫召集江蘇善後會議，聞此輩助紂為虐之南通，亦得列席，殊令人髮指。以此等民賊之集合，當然不能為吾蘇謀何等幸福，聞所計畫之二千四百萬元的善後公債，尙有黑幕重

重，亦吾人意料中的事。所以吾錫已發電宣言道：「在十年之內，無論任何公債，無錫均不承認。」王君詞畢，我們問道：「齊軍之壞已如先生所述，然則奉軍又如何呢？」答道：「奉軍上級軍官尙惜名譽，中下級軍官則頗難言，若兵士可更不必說了。」投鼠忌器，弦外餘音，吾人胸中已了了不必再問了，遂告辭。

(四)

錢橋被災狀況

錢橋距無錫約十里，聞適當火線之衝，灾情亦重，遂於是日午後由鄉董朱綬章君引導前往。我們來到村的南口時，即見第一家牆上搶痕顯然密如蜂巢；進內見一龍鐘老婦，擁着一牀破被臥在地上。她見我們就指着燬壞的木柱說道：「這是被大炮轟壞的；炮彈由牆上穿進來，直射此柱，就炸開轟出幾十顆子彈滿灑地上，幾乎把我嚇死了。」其一種可憐情形，真不堪目觀。我們安慰數語出來，則見門上貼有小條，寫道：「小宅被搶十餘天，一空如洗，東西完了。本宅謹白。再過數欄，同類的小條觸目皆是，有的寫着道：「本宅自廿三至今，被搶十餘天，日搶數十次，凡百貨物一空如洗。」有的寫着道：「小宅被搶數十次，恐嚇不過，逃避鄉間。」呵！無告的小民，這就算出你們最悲痛的告白了。然而那些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們，那裏看得見？就看見，那裏會絲毫有動於心？所

得的，不過我們無鎗階級的一掬同情淚罷了。

我們進村到一家茶館，見有許多人在那裏聚着，好像是慶他劫後餘生；他們向我們翻那幾頁悲慘的歷史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齊軍到錢橋，即在龍山坡灣上架炮，遙對高橋以防鐵路方面的奉軍。兵士一面佈防，一面就三三五五到錢橋街上搶劫，所得贓物均送營中交長官保存。呵！好長官！好長官！錢橋是無錫開原鄉的一小鎮，適在激戰之中，所以殘破特甚；人家所受的槍彈不知其數，牆壁打得有似蜂窩。第五小學的照牆，被大炮打了十幾個洞。潘茶祥家一個開花彈飛來穿牆毀柱，房屋打得粉碎；幸家中人躲避得快，不然便盡喪於此一彈之下了。被彈而死的，有剃頭舖內的王言才、倪項春二人；安市橋北的一個五十六歲的老婦人，也遭了此難。總之：錢橋未開戰以前，被兵搶得蕩然一空，開火後又被搶砲推殘得不堪設想；至今雖時歷三月，人民已漸漸歸來，而衣食住三者多數尚無由恢復，亦大可憐矣。」

(五) 堰橋被灾狀況

堰橋鎮距無錫二十里，爲無錫至江陰的孔道。我們於十四早搭小船前往。午後抵鎮，訪鄉董們不在，據路人說道：「齊軍於十二月廿八由無錫開來，分駐各商店和人家；初三開火，當日即完全敗

退去。奉軍進至此，駐三日；一到就搶，接連着搶去商店二百餘間，諸物一空。全鎮損失，計二十三萬元。人民死於搶彈的有十四人，重傷八人，其餘被拉作夫的極其多數。後由他們導至各處看破壞的遺跡；末了到集成廟行，遇着一個學生，遂把奉軍的醜史傾筐倒篋盡行披露了。他說道：「初十日下午六時，有俄兵八百餘人由江陰來到。先是有人自江陰來，傳說俄兵會強姦，下午四時可到，人宜避去。至時俄兵未來，以為無此事，逃來復回；不料六時俄兵到，倉卒之間婦女不能遠逃，多匿於田間或草堆中；俄兵四處搜索，被搜出強姦者有四十餘人之多，內有三人都有七十多歲了，其中一謝姓老嫗，現仍在街，逢人便道此事。先是齊軍在此，雖行搶尙少姦淫，小兒向之招呼的，皆給小洋二角；俄兵來時亦効尤之，見着婦女便趕着喊「密西西」！「密西西」！作聲笑。人們以為得勝兵當然規律要好些，不甚避；孰知後來大肆蠻行，拉着就遍身搜索銀洋，無者即被姦去。今將我所聽得幾樁公案說給你們聽罷。有一湖北婦人逃難至此，被俄兵六七八人輪流強姦，致下體受傷不能行動；俄兵見而憐之，給以銀洋三元，而內中二元還是銅的。又周岐村有一年四十餘歲婦人，躲在田中，被俄兵拖出擁入隣近屋內；其子在坎堆裏望見，然亦無可知何，不敢往救。惟飲泣吞聲而已。俄兵將婦人擁進屋內後，令將衣服脫去，不從則強剝之，見有銀洋一元，年糕一塊，以備

逃難之需者，俄兵不之顧，擁至牀上，孰知牀下先躲有一人，遇着此事嚇極，乘俄兵行此獸行時，忙由牀下一躍而逃；俄兵受此意外之驚，即開槍猛擊，幸未的中；此人至今說來，猶是談虎變色也。其子在外歷一小時，方見俄兵出外，纔欲將其母扶出，孰知前俄兵又引一俄兵來，復推婦人入內，作第二次之犧牲了。俄兵於強姦之外，更復大律掠奪；遇人則放空槍示威勒索財物，甚至連地板之下，垃圾之中，亦必窮搜苦括，無有倖免。總而言之，俄兵雖只駐一夜，而為虐之甚，實遠勝於蘇軍十倍；即他們長官，因招待不週亦被毆打，其他可知了。」

(六)

無錫全縣損失的總計

無錫全縣共有十七市鄉，被灾者除開化一鄉外，無一倖免者；今將所能調查出來有形損失的數字列左。其餘未調查出來或無形的，當不知有多少呢？

十六市鄉總計——

被搶掠的損失

四、六〇二、六一九元

被焚燬的損失

六九七、六三七

合計

五、三〇〇、二五六

內中單是無錫一市的損失是——

被搶掠的

三、五一一、一五八

被焚燬的

六七二、〇〇〇

合計

四、一八三、一五八

(七)

結論

此次的調查，以時日匆促不能得詳細的記錄，甚以為憾；然大略的情形，已可窺見一斑了。調查時最見困難的，是他們不肯說實話，刻下齊燮元倒了，他們對於他的壞處，就老不客氣的高談闊論，適合着「君子惡居下流」之一語；至於對於當道的豺狼，却投鼠忌器連說都不敢說。若問奉軍如何？大概的答案就是「尙好」二字；觀王商會長之「長官尙愛名譽……兵士就不必說了。」一語就可概見。若不是集成繭行那個學生的一席話，恐怕奉軍的真相，終無漏洩之一日。然此正不過「九牛二毛」，「其中內幕，當然還是層巒疊嶂，不知有多少深？多少濶呢？我「素愛和平」的人們！似此以同胞權涉同胞還不敷，尙要變本加厲，驅遣那些異數的獸性民族來蹂躪的軍閥們，還有甚麼顧戀？還說甚麼「與虎謀皮」的合作問題？！諸君可以休矣！

上海五卅慘案時稿。

救國的第一方策

就是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尤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 | | | | | | | | | | |
|------|------|------|------|------|------|------|------|------|------|
| 圖書雜誌 | 文房用品 | 西式文具 | 理化器械 | 化學藥品 | 模型標本 | 測繪器械 | 音樂用品 | 運動用品 | 教育玩具 |
| 印刷機器 | 裝切機器 | 印刷油墨 | 花邊鉛字 | 各種圖版 | 幻燈影片 | 活動影片 | 各種徽章 | 摺扇紈扇 | 打字機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到宜興去

沫若

發端

我自從四月初間飄泊到日本去後，足足流浪了半年。在八九月之交，江浙快要開火的時候，上海有朋友寫信來勸我，叫我回國來看看熱鬧。我那時一來因為沒有川資，二來我不相信這場熱鬧真個會使我們看見，所以我終竟沒有回來。誰知天下的事情終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鬧了一兩年要開火要開火的江浙，終竟開起火來，而且因為一部的動搖竟牽動了全局，中國的大勢竟生出了一日千里的劇變。吳佩孚倒了，張作霖入了關了，孫逸仙由廣東進了北京，段祺瑞竟公然當了執政，這在四五月之前，究竟誰個能夠料到呢？

外界的事情變得如許劇烈，但我內心的生活也算改了正朔了。我最初去國的時候，本懷着一腔的悲憤，誓不再踐中華的地土，但我在海外飄流了半年，又飽受了異邦人的種種的虐待，自己覺得世界雖大，真沒有一片乾淨的地土可以作我們的桃源，我因之對於濁世間的反抗也熾稜了不少了。加以一家五口的生活，終不能不仰仗自己的一枝毛錐扶持，我與其在異邦求生，終不如

在故國比較安全一點。我因為這個原故，纔在十一月中旬又折回了上海來。我在海外算足足飄流了半年，如今又蒞踐了中國的舊土了。在我自己實在一點甚麼感興也沒有。快樂呢？我已昧不過我自己的良心；羞恥呢？我又何必呢？

在我回上海後的第十天，朋友們發起了一個調查此次江浙戰禍的事情。他們因為我是閑着的人，便找我擔任調查宜興的一路。

我聽說往宜興要坐輪船過大湖，我的高興便登時勃發了。天地間還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嗎？路費是不要我出的，我可以去看看些熱鬧過的痕跡，也可以觀賞些炙膾人口的江南的風光，天地間還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

我的高興使我把這個難差當成了美缺，沒有說上兩句話，我便滿口應承了下來，我是絕對要到宜興，絕對要到宜興去的了，

但是要到宜興，却有不能不待解決的兩個難問。一個是到宜興去聽說至少要七天，我留在上海的一妻三子，他們却怎麼過活呢？家裏既沒有用人，鄰居也沒有相識的，他們自己又不懂得一句中國話，不說這七天之內就不會生出甚麼意外的事情，他們這七天的糧草究竟誰來採辦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我不能不感謝上天。天氣已經寒冷了，就採辦七天的糧草停在家裏，也不會腐爛的了。我感謝上天替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一半，但還有一半：究竟他們在這七天之內能不能够生出意外？只好望他老人家廣行方便了。

把家裏的事情拜託了給天老爺，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動身往宜興去了，但是不行。宜興究竟在那一個方角，我雖然在地圖上尋找了出來，但我是四川人，我怎麼能够懂得宜興的土話呢？「喫人錢財與人消災。」領了路費是往宜興去調查戰禍的，連方言也弄不清爽，怎麼能够調查呢？這是第二的一個難題。

在這兒我同感謝天老爺一樣，要感謝我的朋友周全平。因為他是宜興人，而且也和我一樣是在上海袖着手的，所以我便去找他和我同路，一說他也滿口應承了。並且他還許我：到宜興去後要請我吃幾樣好喫的東西，一樣是宜興的松菌，一樣是黃雀。他說這兩樣東西的風味是怎麼美，怎麼美，並且是宜興的特產的東西。他這麼一說，更把我的胃臟神說得大動而特動了，本來打算在十二月二日乘早車去的，竟在一日的午後說走我們就走動起來。

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麼？不要自己出一個錢，可以去看看熱鬧，可以去賞賞風光，家

裏也有人看承，路上也有人作伴，並且在最後還有松菌和黃雀好喫啊，天地間真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呢？

第一日

在我們離開上海的這一天，正是上海的風聲又有些喫緊的時候。南京的齊燮元和北京的執政府還在爭持之下，上海地方的官職竟鬧起了雙料的排場。雙料的護軍使，雙料的交涉員，雙料的警察廳長，雙料的縣知事，這許多雙料的官，各以南北兩京為背景，便和一夫一婦一樣兩立起來，但他們却很有不能兩立之勢了。

三點鐘光景我們到了滬寧車站，剛好趕上了三點二十五分鐘開往無錫的專車。我們買了兩張三等票，走進月臺的時候，劈頭便看見一串灶孔一樣的鐵皮車，裝着無數的灰色的豬八戒一樣的兵士，聽說這是早晨纔從南京開來的，晚上怕還有兩趟開來，雙料的夫婦們免不了又要內訌了。

我們跨上三等車的時候，車裏的人已經擁擠得不通氣息了，只得在月臺上站着。月臺上也是站了不少的人的，我們只是站在門口，隔着一道玻璃窗看賞窗外的圖畫。

兵車煞是有趣味的，擁塞着的一些兵我覺得怎麼也好像些豬，怎麼也好像這兩天要過年的人預備着要弄進殺房去屠殺的肥豬的樣子。你看，他們那臃腫得不成名器的尊軀，還要穿上一件臃腫得不成名器的灰色的軍服。他們的臉墩，他們的耳朵，他們的眉毛，他們的鼻子，他們的太陽筋，他們的衝嘴，終不外是臃腫的兩個字。他們的顏色神經，他們的顏面筋肉幾乎是沒有一絲一毫的鼓動的。他們那小小的凝滯的眼睛和他們開着的口一樣，呆呆地看着外面——他們究竟是在看還是不是在看，這是只有上帝纔曉得的了。他個那蠻大的頭顱上，要頂上一個鬩斗形的帽子，頭上還要披些烏黑氈氈的長毛狗皮。啊，他們這個尊容，無論甚麼人看來，誰個不聯想到豬上去呢？我不了解我們中國的軍閥究竟甚麼個存心。他們刮了不少的地皮，耗了不少的民膏民脂，爲甚麼連自己手下的這些小兵，都不稍稍把他們裝飾好一點呢？縱橫是做裝飾品的東西，弄好看一點，覺得於自己的面子上也還可以過得下去罷？連這點面子也不顧，我替我們中國的軍閥先生實在是難乎爲情了。

鐵皮車之外還有好幾駕廠車，堆積着一車的如山如巒的家具。家具裏面甚麼都有，太師椅，八仙臺，牀架，蒸籠，朱紅漆的馬桶，掛鐘，掛鐘，掛鐘……這些東西當然是從江南的民間得來的。『勝利

品」了！

一位像猴子一樣的瘦人，好像是員下級軍官，躺在這家具山的一把楊妃椅上，他手裏捧着一個茶瓶，閉着眼睛好像是在那兒參證玄機。啊，他那超然的態度！他那不迫的神情！那是無論甚麼人看來，也覺得是一位得道的聖者一樣。馮玉祥的聖經，吳佩孚的易理，段祺瑞的佛學，我恐怕都沒有這位先生參悟得透澈罷？看來看去，不知不覺地又把他連想齊天大聖來。是的，這位先生的道法畢竟高明，一根毫毛可以變出十萬八千的兵馬。這些眼前的豬兵豬丁，恐怕都是他老先生幻變出來的呢……

唔，唔，腳下動氣來了也！我們就好像駕起雲頭的一樣，被『火輪之車』把我們運出了上海。

上海市向我們後面退去了，我們也漸漸走到了自然中來。假使退返兩三年，我就閉着眼睛也可以做一篇自然的讚頌了。但是我不知道是甚麼原故，我眼前的自然總是一片灰色。到底是我自己的心境害了紅綠的色盲，還是客觀的世界果然是這樣呢？那愁容慘淡的冬聞，到底還有人不看成愁容慘淡的麼？那荒涼一片的大地，到底還有人不看成荒涼的麼？頹廢的古邦冷落的江南！無情的自然把中國的真相赤裸裸地剝示給了我們，我們的泱泱中華，不是一天一天地在

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淪落嗎？

離開上海後的第一車站便是真茹，這兒聽說是戰事結束後，齊燮元帶領着數萬大兵駐劄過半月光景的地方。戰事已經結束了，真茹又不在火線上，齊燮元的兵竟至大肆蹂躪了一回，燒毀了五百餘家的鎮上的精華。我們古人說：火是主文明的。五百年疲倦了的秀臘的鳳凰，不經過一道火災也決沒有再生的希望。或者齊燮元的豬兵豬將轉是振興中國的偉大的功臣呢！可惜真茹離路線太遠，這些文明的成績，我們從車上看不出來，我們所能看見的只是沿着路線的一些軍用的灶孔罷了。

車上的江南人把那些灶孔指示給我們，路線下面便是一條水溝，昏濁的死水就和翻了白的幼兒的小便一樣。

江南人對我們說：那些北方來的兵士真是畜生！喫的水是在那溝裏，扯的污也是在那溝裏，真是腌臢得沒有王法呢。

江南人說的時候很帶着幾分鄙夷不屑的樣子。但是噯，你漂亮的江南人在這些地方，你却不要笑那些北人佔了你們的上風呢！其實江南地方究竟有那一道河水是清潔的呢？你們的習慣不

是上河洗馬桶，下河洗飯桶嗎？

你們或者會說：那是流水呢！

但是我從前到過無錫，無錫總可以算是江南罷？我在惠泉山下避過一禮拜的暑，那時我住在一座節孝祠的頹廢了的樓上。我的樓窗下面便臨着一眼方池，池裏的快要全涸了，不消說是不流的呢。但是我每天清早起來，總看見一對女人站在池中的一塊大石工作，一邊是淘米，一邊是做洗馬桶的手勢戲。這究竟是在顧惜時間，還是在講水的經濟呢？守着有清潔的『天下第一泉』近在旁邊，而她們不曉得利用！

好了，不再扯遠了，一發牢騷竟倒折起江南人來，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我同路的周君也還是江南人呢，不可這樣普遍地得罪了人。凡事總得從好處看呢！

好，我要再說到豬兵豬將們的成句上來了。他們在鐵路旁邊掘了許多軍用灶，把周圍的田地墾成幾千年的硬土，硬土上面有些斷折的殘梗，還綴着些可憐的敗絮殘花。啊，畢竟是面地皮的功夫，要算他們是一等一呢！

真茹過後便是南翔，車上的人怕有一大部分湧下了車去。這些人聽說有些是逃難到上海，到這

時纔回家去的，有些是上上海去做工回來的，有些是來白祥的，但不知道何以會有這許多人！這畢竟是我們中國的人口，還經得着好幾次的大戰火的證據呀！湧，湧，湧到地獄裏去，通同給你混蛋了罷！你們這些豬之豬，豬之豬，你們的人並不是不多，你們的人比齊燮元的兵總要多過五百倍罷？你們聽他們燒你們的場，你們聽他們姦淫你們的妻女姊妹，你們聽他們勒索，你們聽他們拉夫，你們放花砲來替他們送行，你們還讓你們的紳士們在南京替齊燮元辦凱旋會啊，你們真是一些豬之豬，豬之豬，縱橫是要燒的，你們爲甚麼不先把場鎮燒了，堅壁清野地使那些豬八戒們無扯污之地呢？縱橫是要搶的，你們爲甚麼不先把自己的私財捐點出來，組織些民軍來抵禦呢？縱橫是要死的，你們爲甚麼不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豬八戒們決一死戰呢？他們來了，你們便跑，你們平時還要豢養他們，你們真是豬之豬，豬之豬，混，混，混罷，混罷……

南翔鎮聽說也燒了不少的房子，並且也是戰爭過後纔燒的，燒的人也都是齊燮元手下的蘇軍。蘇軍燒江蘇人的房子，被燒的江蘇人還要頌他們凱旋，這還有甚麼話說呢？天下真是太平無事的時候，許多回家去過年的人，正買了不少的年餅呀！

從南翔下了車的人真是多，我們樂得進車裏去找得一個座位來坐下了。

車過黃渡與安亭的時候，有一位在車裏相認識的姓楊的朋友，又對我們說明了許多戰蹟。他指了些戰壕給我們看，又指了些安大砲的地方；指了些農家房屋打得大樞小洞的給我們看，又指了些田地裏帶孝的女娘。田地裏有些女人，頭上紮着白色頭繩，在那裏摘取飄零的敗絮，火車過時，她們都瞠目地抬起頭來。

姓楊的說：你看，那些女人都是帶着孝的，她們頭上纏着白色的頭繩吧。她們裏面十有八九不是死了丈夫，便是死了父母，都是這一回的戰事打死了的，或者被拉夫累死了的。

楊君說得很是淒然的，但我說一句天理良心的話罷，在我的心裏實在連一點淒慘的感情也沒有生出呢！我並不是說他們都是該死，但我總覺得他們只是自己尋死，他們平時上糧納稅，要去供養一些豬，豬發了瘋時要咬死他們，這有誰個能夠替他們流淚的呢？

黃渡安亭之間是這回最劇烈的戰地了，但僅僅隔着一道二十四號橋，蘇軍以十倍之衆，竟在這兒爭持了將近兩月，這到底是在謙虛，還是在兒戲？戰壕是有的，大砲也是有的，我是一點軍事上的智識也沒有的人，但我總覺得有點滑稽！

姓楊的是蘇州人，在太倉的一個紗廠中做事。他很津津有味地對我們說了許多戰時的情形，他

又還說了許多他在江南地方游歷的經驗，但他的話最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是他說到近來紗廠事業的危機。他說自從歐戰過後，外國紗絡續輸入國內來，像日本資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設了幾個大紗廠。中國的紗廠事業便受了莫大的打擊。中國的紗廠，成本又少，辦事人又不得法，怎麼也不能和外國競爭。像最大的大中華紗廠也已經閉了門好久了。我聽了他這一番話，我覺得是捫觸着了我們目前最緊要的一個經濟問題。這比甚麼調查江浙戰禍，比甚麼收拾中國政局的善後事宜，還要緊要到十二萬分呢！

我們中國的經濟政策究竟是應該取自由放任主義，還是應該取社會主義？許多讀飽了東西洋雜誌的論客，正在那兒起緊的論爭。有的要提倡個人資本主義的，有的要實行共產主義。我們現在平心靜氣地暫且就事實上來立論罷。我們先假定個人資本主義是最合乎人性的本來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現在的中國，個人資本主義能夠有發展的餘地嗎？我們請把一張全世界的地圖展開來看看罷！除我們中國而外，地球上究竟還有多少地方沒有受盡資本化，沒有受盡國際資本家的開發的呢？國際資本家萬矢一的地傾向着我們這個還在資本制度以前的中國，把我們中國已經作爲了萬國的商場，彼此在這兒在這兒互相爭逐了。他們國際資本家以絕雄厚的資

本，絕龐大的組織，在經濟圈內君臨着我們，我們可有這樣相當的能力足以抵抗嗎？他們的組織是「新機克得」是「脫拉司」我們的呢？我們的呢？

資本主義是一種傳染病，受着牠接觸的地方便立地受牠感染，所以歐西的資本主義一入日本，日本便受牠的感化，一入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也漸漸在甲折迸芽了。

資本主義的最初的萌芽，大抵是由於棉紗事業。日本是後進國，但她的幸運處，是因為有我們中國作全世界的消場，所以她得以施行她的保護政策，把資本主義扶植了起來，駸駸乎要與歐美並駕了。但是我們中國呢？在歐戰劇烈的時候，歐美的資本家暫時中止了他們的事業，於是乎應運而起的，便是如竹筍叢生一樣的紗廠之林立。但是現刻的威勢是怎麼了呢？資本和組織兩者比較最宏大的大中華紗廠，終竟關了半年的門了！這兒提供我們的是一種甚麼教訓呢？

樹木本是從種子的萌芽發生出來的，漸漸佔取地盤，征服隣近之同類而成其偉大。歐西的資本家也不外乎是取的這個路徑。他們起初由小資本家發祥，漸漸吞併較小的資本家，漸漸擴張經濟上的地盤，供他們的營養，他們現在已經是很宏大很宏大的巨木，他們的枝葉幾乎要蔭遍了全世界了。在幾株參天的古木之下，有一株嫩芽從土裏標出來，要和牠們競參天之勢，試問牠是

能夠的麼？個人資本主義之於中國，便是這個樣子，我們中國的現勢已經不是兩百年前的亞丹斯密時代的英國了！主張中國應該施行個人資本主義的論客們嘯！

但有一部分了解社會主義的人，他們也要主張個人資本主義。他們對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過於忠實了，他們以為要達到社會主義，終不能不走過個人資本主義的這條路程，他們以為個人資本主義有堆積資本，團集工人，增進生產力種種之作用，這些作用都是實現社會主義上所必要的條件，所以提倡個人資本主義，也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這話是誠然不錯的。但是照我們中國的現狀說來，我們中國的個人資本主義是斷難發達的了。能夠自然自在地發展得起來，我們又何樂而不聽其自然發展呢？但是時代已經不許可你了，幾顆大樹子林立在你的旁邊，你一株嫩已能夠苟延殘喘也就是萬幸了。但是萬不幸的實在就是這苟延殘喘的年老的小樹！牠們年紀已經老了，發育的生機已經窒息了，將來即使與以相當的條件，牠也不能發展出來以至參天，這是實在的事例呢。半殘半落的小資本家林立的苦處也就是這個樣子，資本不能集中，生產受了分割，所團集的工人的數目亦屬微渺，這在促成社會主義之實現上轉是無窮的障礙呢！要實現社會主義自然要希望有大工業，大物質的生產力以作基礎。像在他們歐美，他們的物質

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前頭去了，他們所剩着的一條路便是『無產者的專擅的執權』。他們無產者只消把政權拉過手來，資本主義之組織便可以容易打碎。但是在我們物質的後進的國家，我們還要努力的賽跑一次纔行呢！我們要希望大工業之發達，我們要希望物質的生產力之增進。只剩着一條比較捷近的路：便是及早舉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國家資本主義！這句話好像是很矛盾的主張，但這於社會主義的精神是並不矛盾的呢。俄國現行的政策是這樣，便是馬克斯自己的主張也是這樣，馬克斯分社會革命為三時期，在無產者專擅的執權之後，還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半成期』，一切的生產和分配由國家的權力施行，國家須努力使生產力發展到盡頭，然後纔能移轉於完成的共產主義。馬克斯決不是一步想跳上天的夢想者，但使他如是坐在飛行機上時，他總是想把速度加速的。在物質未進的國家，比較先生出了對於社會主義之景仰，因種種經濟以外的機緣，一部有主義者（不便盡是生產者，說為精神上的無產者亦可）得到政治革命的成功，則所留下的促進物質的生產力的路徑，自然是捨國家資本主義而沒由了！聰明的列寧，他所以指導俄羅斯的便是這樣。我們中國正好學他，正好由有主義，有計劃，當然是不贊成自由放任主義的人糾合主義相同的人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革命成

功之後再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捨此之外，我們是別無他法。無法中之又一法。自然是那些崇拜亞丹斯密的先生們的自由放任主義了。因為沒有法子的時候，甚麼事情都只好放任。

有人說：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可惜中國還沒有無產者。這也是拘泥於馬克斯主義的一種議論。在馬克斯所假定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是只有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兩個階級，但他這是假定的（！）世間上實在還沒有這樣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他所假定的社會之中既然只有資本家和無產者兩種人，那嗎，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的，當然是無產者的工人了。世界上既沒有他所假設的那麼純粹的社會，那嗎我們所爭的，當然不是在形式上的工人與不工人；而在精神上的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與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了，假使有這樣聰明難得的資本家要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拋棄他所有的一切財產來作革命軍的軍需，我們難道還會拒絕他嗎？我們難道還要開一次資格審查會，說他沒有資格嗎？我們現在所爭的，便在這種精神的贊成與不贊成！假使精神上是贊成了，即使是資本家也可以來參加革命。所以我覺得馬克斯所說的『無產者的革命的執權』作為精神上的解釋也可，即使改正為『主義者之革命的執權』似亦無所不可……親愛的讀者喲，我這樣發揮了一長篇了，但我自己還是坐

在滬錫專車的三等車中的。這樣的思想在我那時的腦中盤旋着的，怕不過幾秒鐘的光景罷？說着說着，我們便到了崑山，火車便在這兒停止着了。有人說是在等南京開來的兵車，車中的人大家都人心惶惶地爭向窗外探望。窗外的夜色也漸漸蒼茫起來，足足等了一個鐘頭的光景，而我們如大旱之望雲霓一樣的所望候的兵車却終竟沒有開來，開來的仍只是一趟客車。這車客是怎麼遲了刻的，並且怎麼會遲得這麼久，車裏的人自然是誰也不能知道了的。

姓楊的在蘇州便下了車，我們又於昏昏茫茫中坐到無錫時，已經是七點半鐘了。

——無錫這個地方我是來過兩次的了，第一次和鄭伯奇同來，第二次和仿吾，這一次却是你——我們在無錫車站上下車後，拒絕一些黃包車夫的執拗的拉客，便在崎嶇的石子路上慢慢地步行起來。我一面走一面發着些懷舊的幽情，忍不住便對全平細說起來了。

——我第一次來時是民國九年的七月。那時是朱謙之寫信來告訴我們，他說無錫的風光有些希臘的風味，比西湖還要好。我們受了他這樣的慫恿，竟從上海跑到惠泉山來，但他已經又往南京去了。我們在泉山下一座節孝祠裏面住了一個禮拜的光景，蚊蟲之多，居所的不適，惠山的童叟，更加之以天氣的炎熱，我們實在是大失所望了。在我們要回上海的前一天，謙之由南京轉來，他

無論如何要約我們坐花船去遊太湖，他好像不知道花船是甚麼性質，而且價錢是很貴的光景。他這個提議，不消說被我反對了，沒有實現。那年的天氣實在太熱了，後來我們走到運河裏面去，竟臭起水來。能臭水的只有我和袁家驊兩人，我們臭了半天，看的朋友都覺得有趣，便都下了水，在河邊上學狗爬。只有謙之一人始終不肯下水，臭水起來了，大家的下衣都打濕了，家驊他們穿的是學生裝，他們主張着就穿起濕褲回去。謙之那時嚴烈地反對。他說是有傷風化，有傷風化！說着他各自回寓所去，替他們拿了褲子轉來。我看他轉來的時候，在路上走得很是飄飄忽忽的，我問他怎麼了，他把我的手拉去捫着他的額部，他是發着高熱如像火燒着的一樣了。我問了他的病情，纔知道他得的是瘧疾。我勸他先回去睡了，再請家驊替他們買些金雞納霜來吃。那時我們住的節孝祠裏面有一眼很大的池塘，池水是很深的。謙之們住的房間便在池塘邊上，池塘的對岸便是節孝祠的大殿了。我們回去的時候，看見謙之在床上亂發譫語。他說：

——啊啊，你們呀！你們呀！你們在青天白日之下，脫得光絲絲的呀！……人家都在罵你們了！……你們有傷風化，有傷風化！……啊啊，我是耍保護朋友的，我不怕，我不怕，我要用手槍對待！……

他說着便一翻身跳起床來，赤着腳一直便跑出房去，口口聲聲只是叫着：我要用手槍對待！我要

用手槍對待！

他踉蹌踉蹌地從池塘邊上向正大殿上跑去，我們趕緊追趕着他。

大殿的門外正坐着兩桌人在那裏打馬將牌，打得正在異常起勁的時候，謙之大叫着：『我要用手槍對待呀！我要用手槍對待呀！你們罵我的朋友！』他一直問他們那些人奔去，那些打馬將牌的人看見勢火太兇，連牌也不顧，錢也不顧，把桌子一推便各人四竄起來。

祠堂的門限很高。『我要用手槍對待呀！』謙之一聲吼着，把右手向前一伸，踉蹌地便跌向門外。幸好我剛好趕上，他的頭部還沒有及地，我便攔腰地抱着他。他還屢次反抗，要把自己的頭腦去碰觸地面的時候，另外又有一位朋友趕上了，又把他的上半身抱着了。

我們擡着他回房去，但他始終不肯，口口聲聲仍然叫着：『我要用手槍對待！我要用手槍對待！』我那時起了一個急智，我便對他說：『請你好好地睡罷。等我擊手槍去對付他們，一切事情你都信託我好了。』

頂奇妙的是他聽了我這話便立地平靜起來了。

我們把他抬去睡好後，朋友們都驚惶失措了，我說他只是瘧疾，因為熱度太高了，所以生出一些

神經性的症狀來，明天包管就會好的。但他們都不肯信我，他們在第三師範去請來了一位中醫。這位中醫到很高明，他一面用金雞納霜丸給他吃，一面又開了一張中國藥方。他這是再高明也沒有像這樣做去。中國的舊醫永遠是不會失人信仰的呢！西醫費盡了種種的科學的研究，費盡了無數的科學家的心血，好容易纔發明了幾種藥到病除的特効藥，像對於瘧疾的這金雞納霜，便是這其中的一種。而我們高明的中醫却輕輕便便地把他混用起來，病醫好了之後，到底還是金雞納霜的功勞？還是中國藥的功勞呢？主方的是中國醫生，不消說是中國藥。可憐是金雞納霜走了背時運了！

無錫的朋友們對於謙之的愛情是異常深厚的，他們請了中國醫生來看，了還不放心，還要把他抬進病院去。病院是無錫公園旁邊的大同醫院。受診察的時候，我立在旁邊替謙之報告病歷。一位生青的醫生，好像是助手的光景。我看他也不打診，也不聽診，只把脈評了一下，就說入院了。我覺得這位西醫也是過分的高明，他又借着中國醫生的法門來掩蓋自己的妙手了。我問他是甚麼病？他說要住了幾天病院才曉得。我便不再客氣了，我說，不分明是 Malaria（瘧疾）。他說，是 Malaria 時，怕是另外一種 Malaria。

這位醫生也使我佩服到五體投地了。他明是三日一來復的間歇熱，要說是有一種 Malaria。謙之入院後，我因為有別的事情，第二天便和伯奇回了上海。後來聽說他在院裏住了三天，也沒有發過一次燒，病就好了。但他的病究竟是那個醫生醫好的，我不敢替西醫吹牛，我也不敢和中國醫生搗蛋呢……

我一面說着已經走到了無錫飯店的門首了。這座旅館是第二次來遊的時候住過一夜的地方。那是去年三月間的時候，那時我們的妻兒因為在上海不能生活，已經折回日本去了。我在上海苦得無路可走，臨到人生的歧路，竟使我消沉了好久好久的辰光。那時候是袁家驊和顧綬昌兩人約我們來看梅花，我却不過朋友的盛情，便又到這兒來住過一夜。那時候同來的有仿吾、尼特，我們住過的房間便是這兒的二樓十七號呢。

因為有這樣的一種舊情，我走到無錫飯店門首的時候，便自然而然地走進店裏去了。啊！天地間真再沒有這樣湊巧的事情了！我們走進店裏去後，茶房把我們引到的却又是二樓的第十七號房間！這真是多麼湊巧的事情呢！

房中唯一的一點裝飾是一張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美人牌的廣告，但這種俗不堪耐的廣告對

於我也覺得有幾分依依欲活的神氣了。

啊，這兒是我的友人和我的靈魂盪漾過的地方，我如今雖仍如當時的無賴又飄流到了這兒來，但我的友人卻又飄流到他方去了。

我們在電燈光不禁這懷起吾仿來，而在我自己又幾乎想滔滔不絕地流出些不值錢的眼淚了。

——仿吾怕已經到了長沙了罷？先這麼地問起我來。

——怕還沒有這麼快呢，到漢口要六天，他在武昌要耽擱些時，恐怕還不會到長沙罷。我這樣地沉抑着回答。

啊，天地間真是有多少出人意料的事情。自從四月我到日本去後，仿吾不久也就到了廣東。但我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了上海之後，完全出乎意外地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又纔從廣東回來，而他這回回來還是扶着他長兄的靈柩的。

他的這位長兄，這位無名的英雄，他比仿吾早到廣東的時間也不過僅僅半年罷了！而他竟至成了靈柩轉來！他不是轟轟烈烈地去投了甚麼人的炸彈打死了的，他也不是陣亡，他的死愈見不爲人所注意，而我對於他却愈有不能言說的悲哀。他家裏有五個兒子寄居在長沙，他假如能庸

庸碌碌做些家人生產的事情，他又何嘗不能供家養口呢？但他偏又做了湘軍的軍需長，遠遠要
去廣東去從軍。廣東的財政窮絀得不堪，客軍的湘軍幾乎有時候沒米煮飯，他在這種奇絀的狀
態之下，四處奔波，不能不四處去找些米糧來使健兒們糊口。但他顧得了軍隊，便顧不了家庭，他
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寫過一封信給仿吾，說他寄留在長沙諸兒的學資還要望仿吾由上海供
給。仿吾那時候想方設計匯去了一百五十塊錢，這是我目觀的情事。但誰知他終竟因為軍事多
忙，竟至勞死在他鄉了呢？他得的聽說是心臟麻痺的急症，僅僅苦悶了兩點鐘便奄然長逝了，仿
吾也沒有趕得及去和他見面。像他這樣不折不扣的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的英雄，泱泱的中國中，
究竟能有幾個！然而他竟死了！死了！他死了！又有幾人能夠知道他的名字的呢？他沒有人替他
在報章雜誌上出專號，也沒有替他流一珠眼淚，替他照拂下他五個無父的孤子。他這五個孤兒
當然要歸仿吾一人扶持了。而仿吾的責任還不僅這五個呢。聽說他的二哥也有五個兒子，而他
的二哥除抽大煙之外是一事不做的人，這當然也不能不賴仿吾照拂了。仿吾一人要撫養他這
十個姪子，啊，這真不是容易的事，真不是容易的事呀！他到上海後，我們於哀切之中也聚首了兩
天，我們一說到他的家庭上來，他總要把十個指頭伸張出來，連連地說道：「一雙手！一雙手！」

——啊，他這一雙手，一雙手，但是誰個肯的替他分得一隻去呢？

他回湖南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而我在他去後的一禮拜又來下榻在和他同齋下榻過的旅樓。我素來是比他不自由的人，如今他比我更不自由了！噯，慣會生兒子的無產者的悲哀呀！

——仿吾的大哥叫怎麼名字呢？全平又問起我來。

我說：叫成漢，號叫劭吾。

我現在這樣地把他寫在這兒，但他的名字不也就和寫在水上一樣的嗎？

在燈下談了好一陣，雖明知袁家驊、顧綬昌兩人是已經畢了業的，但也打了一次電話到第三師範去問來，接電話的人竟回答說，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噯，相別僅半年，他們又真的是往那兒去了呢？

晚飯沒有在店裏用，我們走出街去我特意選出了一個飯館來，是前和仿吾、家驊們同用過飯的地方，我想起德國詩人烏蘭德（Ulend）的一首詩來。詩意是說他過着一個渡口的時候，一個人給了兩個人的船錢。因為這個渡口是從前他和他友人渡過的地方，他友人雖然死了，但是靈魂是還隨附着他的，所以他一人給了兩人的船錢。我在吃飯的時候，想起這首詩來，也很想叫

茶房多備幾份碗筷，但又覺得過於草做了，也就算了。
 回到店後，還東談西說地說了好半夜，以後是睡眠神來下了我的籍口令了。
 （未完）

研究市政問題的
 批評地方事情的

市聲週報

第三卷
 第廿九期

出版了

本期要目

時事短評三則（彬，平，易華）
 創辦國產合作社底必要（續）
 （勻廬）

（勻廬）

總發行所

漢口散生路泰安里口市聲週報社

滬案與東西文化之衝突（立庵）

米價暴漲與饑荒之將來（易華）

可憐的范楷（續）（傳茂譯）

愛國青年

第三期
 第四期

發刊五卅特號二冊

「滬案紀略」
 「上海租界略說」
 「滬案交涉與國民運動紀」
 「英國侵略中國年表」
 「應付五卅慘劇方法」
 「宣戰與亡國」
 「上海失權大事年表」
 「官戰與備戰」
 「無可避免之衝突」
 「五卅慘劇」

代售處 寧波日新街文明書局或明星書局

讀者之聲

「好鐵莫打釘，好漢莫當兵」——這是推倒軍閥的宣傳語

「好鐵莫打釘，好漢莫當兵」這是中國農夫農婦所常說的兩句話。「好鐵莫打釘」源本是「好漢莫當兵」的幫腔語，姑不足論。只就「好漢莫當兵」這一句話說起來，吾知決不是自命有識的先生們所贊同的一句話。在他們的意中，以為兵是國家的保障，霎時不可離的東西。假設人人，本着「好漢莫當兵」那句話行，中國不就沒有當兵的人了麼？國家沒有當兵的人，中國不就沒有保障了麼？國家沒有保障，外侮不就日至了麼？外侮日至，將用何法以禦之？在他們的心。中。自以為說的條條有理。據我個人的息見，則大不然了。先就各級軍官言之，福作威，是不是全藉着兵士的力量？禍國殃民，是不是利用兵士的力量？假使，人人贊成「好漢莫當兵」那句話，人人自然就不當兵了，人人全不助桀為虐，吾知「作福作威」，「禍國殃民」的軍官，必然變成無翼的老鳥，無腿的狗熊了。事實上果能達到那步田地，軍閥這不就是推倒了麼？所以我說：「好漢莫當兵」，「好鐵莫打釘」，這是推倒軍閥的宣傳語。再就自命有識的先生們所說的沒有兵，則

外侮不能禦方面說一下，吾敢武斷他那句話，是大錯而特錯的一句話。試問近十數年來，與外人所起的交涉，是不是軍閥所惹的？即不直接是軍閥所惹的，是不是軍閥所鼓吹的？如果沒有軍閥，決然惹不着外人；中國四萬萬同胞，也可以省下供給軍閥的一筆巨款，用來求學、做工、營商、務農，中國不就強盛了麼？外人那裏會惹得着的呢。

一九二五，七，八，步鶴亭於棗強

鶴亭先生：足下推倒軍閥的熱心，是我們所大欽佩的。但是這個口號，則不敢贊成。正在就因為好漢不去當兵，所以纔有軍閥這種的流氓式土匪式的兵，故我以為我們要推倒軍閥，不獨自信不會禍國殃民的人，應該去當兵；還應該進一步去運動軍閥的兵，個個成為真正的好漢，「起來反對他們的長官，纔是積極的辦法呢！如果只是消極的勸人不當兵，不獨有因噎廢食之譏，而且不可能。試問這些兵打那裏來？是不是因為無食？我們要運動一個兵退伍，我們先得替他尋一條去路，中國目下有兵二百萬，誰有怎麼大的力量來籌這二百萬人的生計？所以我覺得，我們與其去勸好漢不當兵，不如去勸當兵的「好漢」起來革軍閥的命，就以軍閥的財產分給他們好了！至於國防兵要不要問的題，我們只消看看此次上海所發生的五卅案，便可以知道了！又辛亥以

前，並無現在這樣的軍閥，而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發生于彼時，這一層，我們似乎也應當注意。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記者註 七十二。

我們的革命功夫不可再緩了

若愚

「肚子餓極了！我們有兩天沒得吃了！辛兒到城裏去買平糶米，爲什麼去了一天，還未見回來？不是因人多擁擠不上，緊等去了，若再買米不到回來，恐怕我們將要死了！」「好熱呀！老天爲什麼還不下雨呢？自從四月中旬以後，直到而今，還未看見半顆雨點，若老天不施憐憫，我們今年的收穫，恐顆粒無收。」

「洋先生，縣公署爲天旱斷屠有半個月了，爲什麼菩薩不給點雨，難道從民國反政以來，雷祖菩薩也不靈了。昨天孫知事同科長親自到太陽山龍門洞去求雨，你看縣長如何替我們擔心！」

「老爺呀！請你救我們的性命，出些捐款罷！你看我們人口大大小小有十幾人，田地只有二三石，如今今年又一乾，簡直一顆穀都沒有；那裏還有替你們辦軍米籌軍餉呢！」

這都是湘西貧民中一派的哭聲，難道他們命該如此麼？或者在民不聊生之時，應受痛苦嗎？然而我們——有良心的人一見了這事情，就同聲嗟嘆，想一好方法，救濟這些貧民。我們想來想去，總

是找不到根本方法，如理亂絲的一樣。然而我們反躬自問，有什麼我們中國窮到這個樣子？尤其碰到荒年，莫可如何。依我的淺見，總不外乎兩個緣由。今將鄙見發表，同國人當權，並且趕快救濟，不然亡國無日矣！

期三第

1. 民衆的國家的觀念，實在是幼稚，並且連科學常識俱無，迷信極深。本年湘西天旱，稍有知識者，都知道此乃物理之變化；而他們偏偏說是得罪了菩薩，天要禍人，更加上那一班和尚道士的迷惑，由是人民天天到廟裏磕頭作揖或弄龍燈，求神拜佛；還有那縣知事隨聲附和加獎。你們看看廿四紀科學昌明時代，在中國還行那古代時以神設教，籠絡人心；這不是中國極大弱點嗎？無怪乎中國國際地位等于零。所以欲救國，先啓發民智，將我國數千年惡習慣，醜風俗，掃蕩無餘；然後再教以國家之可貴，民權之可尊，不要舍本求末，無所適從，庶幾乎國強有日。

2. 軍閥官僚衛國，是無絲毫之誠意。他們只知做那官樣的，愚民的，敷衍的，的事情。表面上駐兵是保國衛民，內的是日日作威作福。他們簡直視國計民生不知是什麼東西；只知銅錢，是他們的命。我們單就常德而論，旱災的原因，是由于河道之汗塞，或無森林調劑氣候，或其他種種之原因釀成。那麼，在位者，應當導民興種種實業，使無困苦；而他們全不從根本設法，總是事到燃眉無法救

濟之時，好是仿從前不要本錢的辦法，做了一篇官樣文章，佈告上面堆滿了不關痛癢的話，寫的是：「照得旱魃爲災，苦我人人……從明日起，禁屠七日，以祈天和……」尤可怪者，劉劍師長做了一道辭職呈文，內面大約也都是官樣文章，毫無辭職決心，不過借此以表示他的關心民食，表面上何常不是冠冕堂皇，而骨子裏則大大的不相同。今天派人到商會借款二十萬，明天向縣公署抵押十六萬，十七年出賦十萬，限幾日繳齊，以安軍心；否則若有譁變，不負責任，你們大家看看，他們好樣下了一道催命票，來追百姓的命。如是商會會長同縣知事，不得不惟命是從，日日鑽頭擊額，想盡方法，搜括民財，那裏還有心思替人民造福呢？因此弄到大家一遍哭聲，結果小百姓不死會飛，常德從去年九月川軍起，到今年三月止，共搶去三百萬元。省軍一來，又共三百萬元。（此數商會曾揭于報章）你們大家看常德有好多錢來供他們搜括，就是地皮也差不多刮透了。若以全省全國比較，那就不知好多了。我想全國也差不多和我們常德一樣；所以我們當面的大敵，不是外國人，不是資本家，是萬惡的軍閥呢！我們非將他打倒，不能夠生存，不能言建設。然而回頭看中國的人民不能不使我抱無窮的悲觀；因爲我們的人民，相傳幾千年都是抱一種不愛國家的

事，簡直不知民主主義是什麼，腦筋中還存留聖君賢相的思想，聞革命之事，主權在民之學說，如

對牛彈琴，癡人說夢一樣。這樣看來，我敢大聲疾呼的說！我們欲救國，非從民衆思想根本改革不能成功！將那現在談不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齊拋開，把當前的最痛苦的大患——軍閥掃除；然後纔能夠談到建設方面來了。我願全國智識階級的人呀！你們把從前陞官發財的思想，洗滌乾淨。再不要高談闊論，說那大而無當的話。要以犧牲的精神，出做事，莫要畏難苟安，只知說不知行的來標榜。因你們都是全民領袖人物，你們不去做，還有何人倚賴外人則亡國，倚賴軍閥則亡家，我們還是依賴自己，引導民衆，作革命功夫。那時我們才可以免除饑寒的痛苦，同軍閥的敲剝了！

十四，七，廿草于新水

孤 軍 要 目

孤軍第三卷第二期

孤軍第三卷第二期

| | |
|---------------------|----|
| 孤軍已滿二歲了 | 孟武 |
| 上海慘案給予我人之教訓 | 益增 |
| 人格救國論 | 益光 |
| 革命與 | 益增 |
| 新俄國 | 一卒 |
| 如俄國 | 憐嚴 |
| 本社關於五卅慘案之危急 | 同人 |
| 經濟政策討論(十續) | |
| 一 一個共產主義者和一個資本主義者的 | 國興 |
| 二 何以「經濟發展的後進國」如俄——反 | 春濤 |
| 先揭共產之旗 | 春濤 |
| 短評 | |
| 一 嗚呼！北京的教育界！ | 壽康 |
| 二 爲東南大學四十八教授惜 | 壽康 |
| 三 外國人在中國放槍的效果 | 春濤 |
| 四 嗚呼！英人眼中的肉靶子 | 靈光 |
| 五 嗚呼！今之夷齊 | 公敢 |
| 六 嗚呼！火燒眉尖繞着急的國人！ | 樂庵 |
| 各國的勞動法制(意國) | 水光 |
| 讀者之聲 | 煥章 |
| 來件 | 恒三 |

| | |
|---------------------|----|
| 國民革命中之階級問題 | 佛海 |
| 改造中國底惟一的路 | 孟武 |
| 「國民戰」乎屈服乎 | 一卒 |
| 五卅慘案與國民應有之覺悟 | 佛海 |
| 國民之國際的言權 | 惡紫 |
| 經濟政策討論(十一續) | |
| 何以「經濟發展的後進國」如俄——反先揭 | 春濤 |
| 共產之旗 | 春濤 |
| 短評 | |
| 一 靜候處分與自動解決 | 希聖 |
| 二 學生的行爲與愛國運動 | 靈光 |
| 三 救國的唯一捷徑 | 壽康 |
| 四 五卅案的印象 | 靈光 |
| 最近各國擴張海軍的惡耗 | 耀華 |
| 各國勞動法規(意國) | 永光 |
| 本社與社會評論社醒獅週報社愛國青年社爲 | |
| 五卅事變敬告全國各界書 | |